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  
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諡忠  
憲韓公墓誌銘 并序

上景祐中其執政之老曰昌黎韓公諱億以直方惇  
厚更踐二府謨猷憲度所以弼諧者甚著既而避位  
拜天官貳卿保釐南都加資政學士領澶淵上以  
澶淵當北道衝會非所以佚耆艾易亮社就遷尚書



左丞慶曆三年連抗章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師明年仲秋既望考終於景寧里第享年七十有三天子憫然不御朝追錫命為太子太保禮官廡行合于忠憲二法以聞詔用易名公之先占籍常山之靈壽考信公游學過河遂不北還公既貴卜封樹禰廟得許昌之長社吉因而度窳故公之得謝也使營居於許將徙而薨其孤綜等奉公之喪以歸新宅至於陽月乃克塋于大塋成公志也公字宗魏曾王父母贈太保諱某江國夫人張氏王父母贈太傅諱某舒國夫人李氏考妣贈太師尚書令信國公諱某二夫

吳興陶氏鈔錄

人越國郭氏吳國周氏世載善慶至公而大公郭之自出咸平中登進士第釋褐廷尉平知亳之永城縣理聲藉甚郡守皇甫選時名士察公遠器傾身定交凡亳境內訟事久不決者輒屬公平甯淮南計臺上治最改大理寺丞蓋初蒞官風迹固已章章矣丁信國艱服除倅淮陽河決屬邑淹田廬無慮計工將賊諸民公請循視水勢即斬材河瀕稍捷合之水復故道而民不知俄遷殿省丞他日章聖嘗覽公著述特命引對改太常博士知洋州州有冤獄乃大豪太上御名姦賂以買直積十年不決公一訊情得罪人自服還



除屯田員外郎張文節公鎮魏公佐之文節高介少  
許與雅重公薦公文中御史即召殿中擢侍御史江  
淮南兩浙旱蝗命公安撫到部問民疾苦察吏理慰  
薦廉善劾免貪殘散利薄征去幾省禁合肥有陂可  
溉田久為強家豪占公按復之民至今受賜未復命  
除開封府判官一日對下已出殿屏復召入賜五品  
服俄授河北轉運使故相向公諸子訟財詔公留為  
平之時丁崖州擅朝交利欲得向長安華嚴別墅  
諸子已聽命使所親諷公公不答崖州絕以為恨鎮  
定帥曹瑋有威名崖相亦忌之斥知萊州又慮其有

吳興陶氏鈔錄

辭也命公馳驛先入據城奪其兵緣是伺間欲兼中  
公以危法公處事周審慮先幾微故崖相卒不能傷  
上嗣位推恩遷司封進直史館領青社尋追還臺兼  
侍御史知雜事賜服三品遷起部郎中會中丞缺公  
專臺務禁軍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宮門逮卒百  
餘輩付臺公質辭探情知事矯誣寬之不問中貴人  
自以捕反者為功日傳制促獄上及文具止誅告者  
計臣更茶利法傷財害民公被命詰諸謬議者閱實  
其罪自丞相率時幃幄預政權倖干寵公連鞠訟獄  
持法平不撓貴倖二宮亦用是知為質重有守擢



樂全文集 卷三十九 三  
龍圖閣待制頃之出亳州尋召知審刑院先是天下  
斷獄多中覆待報公請裁定中典頒為常制廷尉讞  
平郡國按章不以時決公奏立日程由是天下刑禁  
少滯以五兵加樞密直學士牧益州又遷諫議大夫  
時知星者言益部當災非仍飢且有兵變 上心憂  
之推選才堪鎮撫者而以公行且諭之意公稽首曰  
陛下過屬臣以方面臣雖不敏當不辱命惟 陛下  
無以蜀為慮也慨然登車至則歲果大旱公整精力  
安集流散凡利害事知無不為決九升江口以溉闔  
境濡足賑廩勸分寬賦弛役所以救荒之術施設甚

吳興陶氏抄錄

詳或短公於朝為不足辦蜀事 上遣使若緣他故  
至蜀者實以覘公之政既入蜀蜀人美公不容口入  
境年雖大殺而民無飢色獄無囚繫野無盜竊使者  
還白 上於是知公可屬以重任而定大用之意未  
幾有旨召公叅知政事宰相以益都不可缺守宜湏  
代歸以拜既而引所善易制者故公命中格還更除  
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公見 上謝理蜀無狀一無及  
寵利意奏引唐制增置御史裏行員屢陳便宜切劘  
時事 上嚮納之多施行者尋以工部侍郎同知樞  
密院事國家自景德中興契丹氏平而夏人効職貢



樂全文集 卷三十九 四  
鄙上無事且四十年武備寢弛廟堂優游言不及兵  
公登樞府獨悉心邊防事建議執政各任堪將帥者  
稍試用之又言諸武臣宜知兵法權謀之書而今皆  
禁絕盍類次四種之要使習通之 上為親集神武  
秘畧頒諸邊將邈川與夏人尋戈而來獻捷朝議欲  
加節制公曰二族皆藩臣擅相攻擊朝廷曾不曲直  
之問顧但加賞勝者是驅邈川而怒夏人德刑去矣  
獨執不可事遂寢公揣元昊野心勢必颺去其國人  
交易都下雜處邸肆請為除館遣官監其市事道路  
護以往來下詔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其姦謀 國

吳興陶氏抄錄

朝故事方鎮不得擅兵嶺南去甸外數千里峩穴蠻  
或聚為盜郡縣無以禦馳請濟師朝廷雖近發湖湘  
之甲援擊率不及事公奏置廣桂鈴轄增募土兵重  
其鎮守南粵以安附遷以小司徒叅知政事時定襄  
地大震災異數見公方在告力疾入對 上問地震  
何主對曰是為陰有餘夷狄中國之陰也天意儻以  
此告且陳所以消伏之道 上欣納命戒邊備仍詔  
求直言極諫者公罷後三年夏寇畔援疆場時駭天  
下共其議勞者方思公之前慮盡心王室也劉平戰  
敗延州邊臣以降賊聞族在從坐法以降狀未明未



即收也有司請兵圍其第衆知平見誣莫敢言者公時入覲為上言曰平延州殊死戰殺賊過當戰鬪傳城下守將不為勢納窮被執更以姦譖致大戮則忠力之臣何勸上悟曰嘻微公言用刑幾濫即撤守兵亳社介京東西淮服數路之交故盜充斥公之再為州也屬邑日有剽劫民不寧處為設方略刺取乃大校為之囊橐誅獲幾百人四封肅然無追胥之役公凡歷別任判大理知審官院吏部流內銓掌貢舉刪修令勅聘契丹為國信使所處事任後必有可稱述者歷刺守令治行為吏師登三事謀王體斷國

吳興陶氏鈔錄

論有大臣節薛宣身無數器胡廣天下中庸見於公矣性莊重造次不違禮法其家事尤理自闡以內肅如官府諸子侍側非忠義之言不及稚孫能行即長幼有序無敢戲嫚公旁者家人有嚴君焉公之謂矣與人遇下則更溫恕篤於親舊其孤藐不能自存者為之婚塋稍才者推廕使仕教撫成就之樂聞孝悌之事凡議賞罰有以敦勸風俗者必屬意焉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繼室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女追封太原郡太君德禮有儀宗姻攸憲先公以歿子男八人曰綱前任水部員外郎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絳太子中允繹維縝並太常寺太祝緯大理評事緬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  
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  
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尚幼孫男十四人公起諸生  
丁時累治出入顯重至登鈞衡餘四十年輝光日新  
功用在人典刑在朝引年辭榮道德益高諸子孫並  
以行藝有令名孝雍恭和承顏無違福壽始終可謂  
全者某早辱公之知而又從諸子游義甚厚托辭傳  
信所不得讓銘曰  
股肱維人 后聖維臣 不顯忠憲 力扶化均

疊疊忠憲 維德之勉 四方于宣 維國之翰  
蜀告艱災 天子命公 民忘飢勞 實奏顯庸  
還司邦憲 率迪訓典 正色于朝 不仁者遠  
帝志先定 畀公以政 迺更二府 爰賦明命  
時方乂寧 公獨深慮 思患豫防 愛莫公助  
公罷三歲 夏戎孔熾 人益諒公 忠於國計  
年至告老 道全德高 福祿蕃厚 亦遐壽考  
長社之北 嘉禾之鄉 下從先公 掩此幽堂  
子孫多材 克延休問 人皆有終 公也無恨  
朝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致仕上柱國太



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墓誌銘 并序

英宗治平二年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陳州王公年七十請致君事以尚書禮部侍郎得謝歸鄉里今上即位改戶部熙寧二年歲次己酉閏十一月八日無疾宴坐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公諱贄字至之廬陵太和人王氏自晉太傅導為江左盛族唐末公之從伯祖綰從楊行密定江淮有功其子崇文終吉州刺史因家焉公天禧三年進士擢第釋褐邵州防禦推官歷衡連郴三州軍事判官初仕即以風幹著

吳興國志少張

稱本部任材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事大治江西劇縣吏猾民豪久不治訟有至數年不決赦事尤多公到未幾政以清簡聞遷著作佐郎監益州軍資庫樞密直學士王公駿領益部辟公幕府流內銓已注官在路公聞詣府白曰選人遠官勤矣如之何使之中途而返也堅請復奏寢前章王公善其意從之就改秘書丞京尹舉知開封府尉氏縣時承獻后垂箔之後中人擅勢御命出邑下者邀索撓民公密疏其事以聞朝廷因以正法中人威暴由是始沮後尹杜祁公知之深所嗟賞以為由一邑而正天下



之法可謂之能才矣叙遷太常博士用三司使薦提舉江淮廣東權鹽陞辭賜五品服章規畫功利務使公私不專為聚斂上課召還將有以擢用操事者有不悅故但除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信州公常謂吏道以精勤為本閱諸帳籍至獲隱沒官物數百萬上言州縣之治簿書為要一郡之敝推而知其積矣因條上鈎攷之法周防詳密遂為著令至今奉行慶曆初湖南溪峒騷動擇用並邊牧守公以選知道州朝廷專遣使安撫至州分布兵屯多非要害公執不可使者方責拒命俄而蠻寇來襲公擊走之遂不敢

犯境監司列上功狀璽書褒諭憲臺薦公文中御史呂除殿中侍御史乘傳赴闕真皇天禧中詔置諫院定除諫官六員而難用人員常不足乃命于三院選二員充言事御史中間久費及是公猶未至道除此職既對見仁宗問公近臣稱卿才今將何以稱職公對曰臣遠方寒士過屬言責之地若事繫朝廷大體或姦邪罔惑聰明有犯無隱死且不避至于人臣閨門曖昧之私交太上御名愛惜之迹險危之說實傷美化臣竊恥之仁宗曰卿言是也近日言事官章疏大率如卿言朕深不取入臺供職遷侍御史未幾



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諫院判國子監逾年改起居舍人直史館判司農寺未暮除天章閣待制仍知諫院仁宗嘗御迎陽門呂兩禁臺諫官親策問時政得失公既上對復賜手詔令盡所未言益條當世所急十餘事多見納用慶曆皇祐間政尚寬易公有以開發者焉間因進對書思對命于笏搢而讀奏上指之問曰此記何等事也公得一一條陳時對甚久既退上顧謂入內都知張永和曰五方異稟風俗不同或南士而有燕趙之氣是人資必忠厚仕亦貴顯王某之謂也殿上聞者莫不屬目公論事能揣知

人主深旨情辭婉順不為矯激切摩歸之正而後已中貴人王守忠以儲邸舊恩眷遇任事嘗緣薄勞而遷重職臺諫官章疏繼上不納公請對上迎謂之曰卿豈非論王守忠耶公曰臣所論非一事既而徐及守忠所言精切信而有稽仁宗亟命內臣宣諭中書收寢誥命久在言路終守初對之意以大體自任不渝也別受命知貢舉領三班院判吏部流內銓猶兼諫省初置天章閣直學士選名臣充員首以命公即拜河北轉運使公時具慶父牧以贊善大夫致政後贈工部尚書母安定郡太君潘氏年偕八十餘



懇辭河北 仁宗曰欲卿諳歷邊事行且止矣即遣  
內璫就私第賜尚書君緋衣銀魚太夫人冠帔又為  
發內帑緡一百萬俾資儲峙其寵遇如此到部均賦  
役固河防賑災害節冗費權倖忌其公 朝廷稱其  
勤考績遷禮部郎中歲中祀明堂霈息遷吏部以二  
親耄老數求江外一州以便迎養就移知洪州未離  
部丁外艱安定繼終於路護喪南歸服除還闕時朝  
議以裏內陳訴鄭滑曹為輔郡增設兵防而置京畿  
轉運使除公樞密直學士充使歲餘職罷還朝復領  
三班院又遷左諫議大夫出知鄭州久之遷龍圖閣

學士移高陽關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使知瀛州  
高陽北道之衝舊城隘軍民居城外以盟書故難於  
興築慶曆初契丹來渝平鄙上繕亭障因此展闕城  
累更守將而功不就公巡視曰城以保民軍政宜先  
此即計徒庸增板幹不日而雉堞樓櫓完備軍府增  
氣後人賴焉邊吏偷安法防多弛公謹闕市嚴譏禁  
毋習苟簡必守故常方略設施毅然得鎮守之體以  
任官坐累降秩一等內閣如故知池州尋復左諫議  
大夫知江寧府 英皇踐阼進給事中移陳州引年  
得請遂歸廬陵雅知養生夙明性理心量虛曠而得



安樂書畫能鑒賞古之名筆多購得之聚書萬餘卷所居有林塘之勝高僧野客談禪話道間從詩酒優游自娛世事一不屑意蕭然有方外之趣以至泊然委化神明不動其所得精矣特被仁皇厚遇每見玉色怡然退而猶若不足左右常候知之命知貢舉御書博學字賜之領畿漕御書安民字賜之往帥瀛關宸章寵行意皆有所褒藉旨在大用而竟不及士友以為吝夫人劉氏封同安郡君前二年卒子二人曰儀殿中丞曰億今為職方員外郎前知袁州一女適筠州軍事推官蕭迅四孫曰球曰壞大理評事曰

瑜曰玠郊社齋郎平生論述多切時務有奏議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藏于家以某年月日塋於某縣某鄉夫人不祔從本俗也僕與公游有莫逆之契故億以迅所撰行狀來請銘銘曰

仁皇在御 四十二祀 萬邦黎獻 惟帝時舉

皇無好惡 遵王之路 閱人則多 鮮承殊顧

公來遠方 孰先為容 惟其誠心 于以自通

誠至心精 百里斯順 以此事君 不結而信

憲臺諫省 匪卷則折 公居累年 始終一節

河朔之行 臨遣依依 後命未申 泣血南歸



歷守五州 載其善政 為治不同 所同清淨  
七十得謝 遂老而傳 築居幽閒 邃兼林泉  
和以天倪 自得為得 采真之游 詣其冥極  
又達宗乘 即動非動 入理之門 契其妙用  
逍遙樂地 如是七年 泊爾宴寂 還其本然  
迷有生死 悟無去住 一切一如 是公歸處

朝請大夫守太子賓客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柱國平涼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

袋隴西李公墓誌銘

并序

仁宗朝近臣以清德純行著稱者有太子賓客隴西

李公宥字仲嚴其為人雖長者然安重有守儒雅而  
文故識者品藻之以為彬彬君子者矣支出於唐五  
世祖鼎蘇州刺史因家吳後徙營丘曾祖瑜應藩侯  
辟從事平盧軍祖成贈太子洗馬不仕亂世放懷詩  
酒與逸民游酷嗜山水能圖其幽深之致攝之尺素  
極無涯之遠天下之名筆莫得其髣髴故世以為神  
妙考覺以經明為博士 太宗嘗幸國子學適值其  
為諸生講易即命之坐講否泰二卦言上下交則其  
志通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消長吉凶之象 太皇甚  
悅翌日以語輔臣曰聞李某之說是可以為君臣鑒



矣稍見褒擢終司門員外郎直史館不及中壽故其  
其用不究公躋顯仕累贈禮部尚書妣王氏封太原  
郡太君公六歲而孤知好學問幼不嬉弄長不雜交  
其度澹如也祥符中舉進士一上中等調火山軍判  
官時章聖以文治欲讎校秘室延閣之書詔吏部先  
以身言書判擇三銓之集者百餘員送西掖覆以三  
題總二人中選公處其一擢充館閣校勘預釋

真宗御集詳定雅樂凡論議之選多以屬公禮部辟  
試進士故宋丞相文卷已為考落公閱得之袖以見  
主司中山劉侍郎筠中山歎賞取冠天下士再典太

學考試皆首送楊寘寘竟廷試第一後使荆湖見某  
州某官唐介深加器獎厚為薦寵今著名臺閣故時  
推公精鑒歷令刺守視民如傷聽訟斷獄尤為明慎  
斬春值歲凶道殣相望老稚病羸委諸塗者公蠲圭  
田食之多以全活民或殺人而以利給愚傭吏通為  
奸使自誣伏縣上具獄公一訊情得聞者以為神明  
其察京獄囚有疑罪法不當死尹按誅之過公慮問  
即糾以聞尹坐免在金陵民有誣人以殺其子者曰  
吾子去家時衣若衣巾若巾是矣民苦榜楚自誣伏  
曰我固殺之縣上具獄公疑親究卒得枉狀由其深



誠為質致以慘怛之心故若有以感發者然呂文靖公當國厭時俊奔競知公守道欲以激雅俗白公修起居注尋知制誥公齒長矣不樂輩諸新進事辭翰甫閱歲請解職易州 朝廷從其志除諫議大夫而惜其去留判尚書禮部太常寺復請金陵加集賢院學士以行政簡易吏民便愛久之府廨火自徽廬煬譙門以及寢序公將吏卒護庫兵帑積以全 仁皇始封昇王因建州號江寧府聞火意不悅遣使往視公不時抹遂以秘書監致仕而善人惜之間或為言謂譴之重公亦不自辨 上以其終長者改分司南

京復領留守司御史臺遂遷太子賓客睢陽積年安時而處順浩然得於和理憂樂無自入矣某年月日捐館享年六十有二歷官繇選調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至諫議大夫兼職繇校勘改集賢校理直集賢院記注典贊命至集賢學士其更任使繇太常禮院吏部南曹登聞鼓院檢院知開封縣出守蘄州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利州路轉運使三司戶部判官戶部勾院糾察在京刑獄祠翔館閣踐更內外垂三十年而資不苟合恬于勢利不為名高亦不泊於俗詭僻之為



不接于心行安而節和故士論無間然者既幼失其親痛不迨養事寡姑如事母嘗遷兵部郎中不拜以丐封邑別業在陳哀舅家之窶舉質劑畀之與朋友交久而彌篤不治生業至不祿家屬空索然 朝廷聞之特加賻賜以給喪事公初娶張氏禮部侍郎秉之女封南陽縣君後配刁氏刑部郎中湛之女封延安郡君二子忱大理寺丞恂大理評事一女適刑部郎中知制誥吳充某年月日塋公于某所某與公同時左右更直外制實有忘年之契故忱來請銘銘曰有君子儒恂恂李公 惟資篤行 時乎中庸

適道之正 不否不同 循理之順 匪執匪容  
歷令刺守 政處其厚 民罔常懷 謂公父母  
其在朝廷 於得無苟 歲寒後凋 如松之茂  
退老于睢 無田一廛 自得其得 動而之天  
以是仁心 以是吉德 以還本真 以貽淳則

贈給事中太原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瀆字希聖占籍宋虞城祖某贈尚書虞部郎中父礪贈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司虞生五代屯會委高貲從儒者游習通禮學州辟從事始為士族時鄉人正素先生戚君同文聚徒講業學者自遠方至僕



射府君戚之自出著謀門下以高業取甲科仕至屯田郎中名載國策實生才子七人六登進士第世緒熾昌遂為睢陽冠冕公其第二子也風調閱邁凜凜有奇節嘗慨然曰士志於道在得其大者遠者學而不究于古今之變究而不識于幾深之用豈士也乎景德中章聖張六科致材髦公奮曰此非吾時邪起就賢良舉文中高選不時就召因後中書試里人於正素舊廬建庠序虛師席待公自諸耆舊大生皆執經北面材經匠手無不成器後登朝廷著名蹟者甚衆今四方學校其規摹條教悉權輿於宋焉

鄉舉賓興嘗占第一祥符七年景毫回鑿舉服勤辭學科既廷試第優等考官翰林學士陳彭年指公賦用韻有疑音上親為問公言彭年所指非是援据詳明欲處公乙第辭不就以布衣誦貴近於上前伸道不為名士林避之明年乃登第釋褐試校書郎臨江決曹祿未之官僕射弃養以善喪聞除調濰州團練推官州之渠洫有東西汙等四水夏輒暴溢漂田廬歲勞民塞治轉運使承詔選公護役事度地形勢導之下流隄一立迄今無水患萊人有訟其仇為殺兄者獄疑久不決外臺以屬公公閱因辭伏念



旬時未知所以適其情推致精誠至有見于夢寐若有人自稱其兄者明弟被誣且云取某人為證寤而召捕之果得獄遂正代還徙新平幕舉黃州麻城權茗屬計省議更權法公審新議非便持不時下頗用舊法既而諸權悉負常課獨麻城最後新議亦竟寢遷大理丞知楚州山陽縣改丞殿中詳議審刑賜五品服處比平奏讞無滯屢蒙詔褒時天子游心治方樂聞讜言命百官轉對公上便宜十餘條皆見納用朝議嘉其論事有大體弟冲宰陳留大姓田氏豪黠賂交權要為姦利冲彈治之急則飛語轂下浸聞獻

后付中人推冲性剛毅不辱終莫肯承獻后盛怒謫冲雷州公坐監征淮西頃之移倅海陵就郡改奉常博士淮甸仍災艱食發廩粟與蓄家之困以賦飢民日數萬計巡視必親因邁疹疾作奄至捐館享年五十有六蔡文忠公時在中司薦公經明有風節中御史命垂下而公不待士君子惜之初公之與計偕偕名動場屋貴游爭寵薦自託朋輩推附莫敢為等比以為仕必至公卿用於時必立功名及劾官所至必有紀者然才高而位不充志大而時不與曾莫展發歿于中身命也哉所著文集十卷備對制策十卷



平生素蘊略存焉夫人清源縣君仇氏婦德順而正  
母道慈以嚴二子堯臣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權三  
司使天聖中今上初臨軒大選天下士幾四百人  
翰林策名第一通材雅望輝光篤實踐歷顯重為  
朝廷羽儀巖廊之瞻積有日矣次純臣大理寺丞國  
子監直講文雅閑敏邦之彥也一女歸魏氏國子博  
士舜卿孫五人廷老商老同老並秘書省正字國老  
周老皆幼諸弟子姪先後登進士科者十二人盛矣  
哉翰林之貴清源君進封樂安郡太君而累追命公  
吏部員外禮部郎中秘書少監翰林掌邦計以贊禮  
禮之勤故公有夕郎之贈教忠繼志慶靈用集翰林  
考于龜策奉公輔車將歸寔于故邑之某原得慶曆  
乙酉陽月某日吉謂某日子非余鄉黨僚友乎先子  
之烈子亦聞之矣惟是窀穸之事子其識之義不得  
以讓銘曰

良農能稼而不能穡 良匠善構如莫我役  
匪水行舟 匪山生材 士用於時 功名則諧  
展如公 維時之望 初誰謂公 而不卿相  
乘馬班如 行道遭如 曾莫遠騁 命將然歟  
有子而才 宗廟之器 挹彼注茲 亶成公志



鄉樹蕭蕭 即安幽宅 衮衣繡裳 尚有追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相州軍州同羣牧

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墓誌銘

序并

趙郡李氏出廣武君左車拓跋魏至唐時為冠冕盛族五代晉侍中崧公之祖也侍中閱閱載于晉冊公諱宗詠字某幼孤器志豁如也從兄宗諤在翰林欲任公以仕公辭焉曰士策名從政學古自致爾益奮厲通藝文祥符初舉進士中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補吉州廬陵尉邑多盜民好訟號難理公至則攝令事所以發姦擿伏之術甚密破盜區索訟庭肅然秩

滿調號州盧氏令上官交章保荐還遷大理丞權酷許州徙知益州溫江縣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又徙餘杭之錢塘還朝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諫議大夫姜公遵出尹京兆請公自佐踰年朝議以公文中御史召除殿中後尹王公英宗廟諱表公材借留之不數月竟召還奏事稱旨賜緋衣銀魚順安軍有獄疑請讞焉公往案之亟設賞募罪人斯得寬誣以明授戶部判官褒能也俄遷侍御史除江西轉運使寵行賜三品服就遷兵部員外郎工部郎中入判戶部勾院江東仍飢朝廷憂之命公為安撫使馳傳入境問民疾苦舍禁



弛力薄征緩刑勞徠流散殺政畢舉上益知其才  
可用因俾修聘戎庭復命遷刑部河東轉運使地震  
定襄壞城郭廬舍孜孜蚤莫經營完葺安集賑恤民  
忘災患鄙上有閒田北人稍耕之公曰疆場之侮當  
絕其漸馳檄責問侵地盡復夏戎飽飛王師西戎徒  
公關中屬承平久邊不為備一旦軍興且數十萬衆  
資糧不乏調發有節繫于心計就遷七兵明年授江  
淮湖浙諸路制置發運使得朝對指陳西事上悅  
語執政曰此嘗使江東者耶其置諸要職行至淮上  
召充三司戶部副使初夏戎犯河西墮九原新秦路

梗朝廷推才經畧多難其行公至自淮上陛見之日  
詔公安撫河東承命上道渡河抵安北規築建寧六  
寨扼抄騎之衝道通無虞河西以安出知徐州徐城  
隘鄆肆列城外公為築而廣之民以安居利國監總  
八冶歲賦鐵三十萬冶大善崩崩則罷鼓官課不供  
徐之高貲率以冶敗民告無聊公親往視之得所以  
然因以新意為作小冶功省而利倍徐人于今便之  
復召充鹽鐵副使遷太常少卿擢拜諫議大夫知相  
州視事未旬以慶曆七年七月四日考終于官署享  
年六十有六天性和裕澹無喜愠質厚不為緣飾事



兄姊恭睦與朋友篤於義為令守政簡易不煩苛多  
仁恕愛利吏民安之累歷刺舉吏有善輒獎薦于朝  
不以小故案吏誠勉之使循理而已革弊去蠹專以  
裕民為本故所至不嚴而治去必見思莅官四十年  
事上裕下無有怨嫌者不以君子小人一見公必曰  
此長者也啓手足之日朝野聞之皆嗟惜曰善人逝  
矣詩云愷悌君子書稱吉人為善其公之謂歟世占  
籍饒陽自侍中薨雍丘之輔國里遂為陳留著姓曾  
祖某以侍中貴追命太師考璨有節行不趨榮利故  
仕不及顯累贈禮部尚書妣張氏仁壽郡太后始娶  
湯氏卒公微時後娶閭丘氏封永安郡君子茂先大  
理評事茂直將作監主簿茂立太常寺奉禮郎皆樂  
學問謹厚自樹立克家者長女適殿中丞薛中孺而  
卒次早夭次適泗州軍事判官張立二季在室諸孤  
問龜考古得慶曆戊子閏月十日葬先塋之穆位禮  
也銘曰

猗嗟乎公 有守有容 不否不同 循禮之中

歷令刺守 政處其厚 民斯勤斯 謂公父母

愷悌君子 胡不遐年 洵直且仁 歸此杞原

子愿以敏 淳則之近 德音不忘 納銘傳信



宋故太中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累贈某官刁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

字

其先渤海人晉元帝紹統建康協預

中興四佐位居朝首其後為丹陽人唐末喪亂姦豪專土李昇育揚徐之業開國江左刁為南州望族故世仕焉祖諱某江南昭武軍節度使為李氏勲舊

皇朝贈左龍武大將軍考諱衍江南某官雖處偽庭而儒雅清素名重中朝從煜歸命終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累贈戶部尚書妣徐氏陳氏封高平萬年縣太君公咸平三年進士擢第釋褐大理評事知宣州

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代還遷殿中丞知潮州 真皇東封岱宗遷太常博士祀汾睢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開封府司錄歲餘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遷都官知廬州徙壽州遷職方召赴 闕授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遷刑部丁內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閱歲請舒州上言夔峽溪峒事特旨召對面賜三品服到郡以疾徙黃州不行請分司西京遂歸老丹陽公以儒術發身而才長於吏事聽訟決獄尤盡心焉在朝叅嘗錄囚于糾察刑獄司



其具獄當五囚重辟公閱事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  
司錄缺員政府以公名聞真皇指其名曰此近嘗  
錄囚而活人者耶是宜此選矣軍巡有重囚久繫抵  
調不承京尹請讞上疑其寃特命付公推冀其平  
反屢遣內璫臨訊公探其情實挾詐囚知情得悉服  
罪上猶欲矜減公上言曰民而為寇攘姦宄殺越人  
于貨以故犯於有司如是而可以詐免適以長惡竟  
按誅之公之于獄有以哀矜有以懲艾惟其當其平  
心守法類此通判越州長吏闕公承乏時浙東蝗公  
齋居致精遍禱群祀翌日迅雷烈風蝗漂溺于江湖

粵人信襍祥相與驚異以為公之誠感是歲稼穡不  
害更以大穰郡城中溝瀆湮塞民久苦之公為集眾  
力疏濬引湖水周流城中大便利及被代百姓戀戀  
遮留不忍其去乃圖其像立祠郡之承天寺是亦知  
公之愛利有以及民者也守壽春淮甸劇郡號難治  
公過豪猾細人得職獄市清課最登故呂還有荆湖  
之命將漕夔峽屬施州溪峒蠻首領田彥稠彥晏等  
妄干恩典朝議不從即率宗黨攻破寨柵殺吏民  
燒官舍掠公私物保險為邊患朝廷命施州將討  
擊彌年無功又特遣武臣出禁旅圖深入蠻益拒命



乃詔公招輯值彥稠死蠻悔懼有善意而武臣欲自以為功閉隔不為納民告疲于調輸會施州地震山崩人厭死者衆朝廷遣中使致祭且問邊事公密疏請罷兵使蠻無疑邊事即定中人入奏未幾武臣內徙以兵屬公公遣裨校與蠻要約蠻兵徒集不離近檄公令設次于野從親吏數人坐次中醜類千餘挺刃睚眦左右股栗公毅然召彥晏前曰吾丐若餘生是屬奚為者彥晏懼揮却其衆徐命吏引諸酋首軟血立誓因犒飲散遣之謹譟動於山谷曰自丁相公後復見今日矣丁崖相謂昔為夔州路轉運使有

功利蠻夷懷之故云爾朝命授彥晏歸遠將軍被公璽書褒諭自後黔中安安公性恬厚資孝廉出於徐夫人而不及養國朝封贈之典在具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耋推恩妻已喪者得叙封公上章以請其畧云妻以箕帚之舊尚蒙封邑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然之故徐夫人有高平之贈今之朝籍父在而封及亡母由公發之昭武在江南時以勲伐賜田丹陽封占甚廣秘閣公素不治產分割質于鄉人田沃衍耕獲者輒富饒及公居憂親黨請收以自業公曰田誠美



然鄉人致力亦勤矣仕有祿生事以足奈何侵較鄉人以牟利也焚其質劑閭里多其義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更相迎養以致其樂親賓燕未嘗及榮淡乎自適凡十六年次子約知婺州扶持赴官道中感疾皇祐元年十一月初七日終于錢塘享年七十有九十二月十九日夫人長壽縣君陳氏相繼而歿年八十陳氏江南令族父士倫有名建業為壽昌殿使歸朝遂不仕夫人婦德順而正母道慈以嚴明惠知書諸子童稚時皆親自教授閨門禮法宗姻著之子五人繹約並太常博士紆某官紡某官幼早亡六女適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胥偃太子賓客李宥某官蔡仲卿某官劉緬某官施元長某官孫錫公之啓手足時資政殿學士范公守餘杭故喪事皆如禮諸子護愴惟歸丹陽敢于唐山莊舍某年某月日合葬於某縣某鄉某原易曰素履終吉夫子曰君子哉若人公之謂矣銘曰

五季積衰

王土剖分

江南區區

為多才臣

秘閣歸朝

時推德素

逮公策名

益延風譽

公資愷悌

濟之敏明

以是從欲

所處有聲

人之情偽

為難知者

公之察獄

以誠匪詐



義之與利 孰知重輕 公在鄉黨 終和且清

冲而用之 以早知止 十有六年 全其吉履

養致其樂 喪致其哀 公實多子 子亦多才

丹陽南原 松阡幽宅 下從先公 永安體魄

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知審官

院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昌黎韓君墓誌銘

并序

仁宗朝國老韓忠憲公清德流光實多才子其第二  
子曰綜以文雅政事著名于時而世家益顯君字仲  
文幼以父任將作監主簿忠憲領益州奏授簽書鳳

翔府判官隴蜀間一都會號煩劇君試從事吏文精  
敏上官更荐其能郡缺倅君攝職時禁省災大興繕  
修仰材闕右賦諸州縣君督採伐丁夫冒寒山谷時  
食而均其力役不告勞先期輸送 朝廷錄其勤將  
加恩君推而不處新宮成覃恩改太常寺太祝尋遷  
大理評事天聖八年舉進士擢第除通判鄧州不行  
領馬步軍專勾司大理寺丞充羣牧判官更通判天  
雄軍改殿中丞丞相呂許公鎮魏府事多以屬君河  
水泛溢金堤府縣危迫懼衝決為害君請行營護之  
瀕河民徙就高丘水大至老弱號呼君出令能致一



人予千錢民操桴棧往救悉得全濟水已冒丘是日活數百家許公復相薦君文行宜在臺閣擢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忠憲公薨去官免喪還朝同修起居注判三司度支勾院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慶曆六年使契丹容止蘊籍善占對茂戎主屬目使問系闕初忠憲公在先戎主世亦嘗奉使君對及之戎主喜謂君二國通好至於行人仍世將命盍酌酒勸我君請與同使者五人偕進戎主益喜舉觴醕自離席就飲君及同使者各一卮君還奏事執政非君不辭除知滑

州衆論以為問及而言無所辱命將何譴得徙知許州衛帥許懷德有田在屬邑訟久不決因三司判官楊儀書囑君君不答儀別坐請求事被詔推辭上當君不聞儀書奪校理徙知袁州君無故再黜士大夫為君不平故君至袁州之月復校理未幾就除江東轉運使尋召還復修起居注判三司都磨勘司改刑部員外郎換度支勾院頃之召試知制誥賜三品知審官院審官自尚書省五品以下按籍補除中外員而官簿無倫吏緣為姦君大為簿書條次有序至今用焉契丹使來君受命館伴時戎主通書稱北朝而



去契丹號意以自尊大君詰之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戎使愧屈後遂復舊皇祐四年五月暴疾不起年四十五時皆歎惜其才之未及用也君既歿契丹使來有請于朝擇可遣報者仁宗識君前館伴時語謂左右曰若韓某在足為朕辦此追悼久之君資孝悌事忠憲公承顏無違盡其誠志怡怡其和也慟慟其肅也仕而在遠其心若未嘗離膝下友于兄弟愛順無間協睦內外姻族莫不備盡情理善與人交主忠信致力其急難其行已立志博而有守約而有容介不詭時隨不違正其蒞官臨事推之已而

不願不以施諸人果於去弊不以得情為明亦可謂通人周材矣忠憲公之配安定郡太夫人蒲氏遂寧郡太夫人王氏君王出真皇廟宰相太尉文正公外王父也君娶劉氏封壽安縣君先卒三子宗道進士及第今任太常博士有行誼器識克家者也宗良宗直太常寺太祝七女適秘書丞劉攽都官員外郎胥元衡常州司理叅軍蘇注比部員外郎王景華太常寺奉禮郎錢長卿所從皆名族佳士二人幼未嫁治平二年乙巳某月某日葬許州長社之嘉禾鄉從先塋宗道來請曰先人之交公最深盍書銘銘曰



君孝于親 友于兄弟 資以事君 忠誠自至  
與朋友交 實篤信義 施之及民 政以慈惠  
行成於身 既有本根 發于事業 舉逢其原  
措諸廊廟 王體以尊 率是承流 風俗乃敦  
吁嗟仲文 維本之得 英華粹絕 用罔不適  
亦既遭時 已服近職 足以有為 奚年之嗇  
長社之原 嘉禾之鄉 先公親卜 以啓幽堂  
君歸可作 尚奉蕭薌 後人令人 君兮不忘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尚書禮

部侍郎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其先自博平徙魏占籍內黃祖守澄開  
封府襄邑縣尉父珣贈殿中丞皆有行義著於邑里  
君始冠羈游京師講習上庠衆推才高獨與故相張  
文節公友善 太皇右文親閱貢士便殿淳化中廷  
試賜題卮言日出賦諸生閣筆君卷先奏御 上嘉  
其瞻敏擢甲第補河南澠池尉敵峽巖阻有剽盜久  
不擒中人馳傳督捕君年少厲鋒氣率吏窮討殲其  
黨監司上狀特留在任秩滿方論賞丁父艱還本邑  
咸平中索虜連歲犯境深入大興戍河北間有亡命



羣輩攻劫內黃孤邑數驚騷令丞不自固君為設方  
畧耳目掩擊輒摧殄邑人賴以安惟恐君之去也服  
除調貝州司理叅軍郡將樞密直學士邊公肅知君  
能凡有急艱輒以屬君郡多姦伏賊連發不得邊公  
被君檄傳逐君亦勇于自用揣其所過抵夕馳百餘  
里竟執以歸無脫遺者州及部司稱舉以聞驛召除  
大里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徙秀州嘉興縣  
真皇封禪遷太常博士通判利軍賜服章五品祀汾  
陰就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壞軍壁奪田曹監真  
州鹽倉浙江有舊堤自吳越國廢久不治潮水湫澁  
羨溢墊官亭民舍朝議命江淮制置發運司經度舉  
明功利者以君名聞因議命通判杭州委護其役大  
省工費築者忘其勞為潮頭西興之謳美君巡撫之  
勤杭民喜免江濤之害列君功狀聞于朝廷還君  
田曹畀再任吳人俗薄輕巧君清心簡事多所裁正  
訟平禁止歸優上官然自吏民皆知府政之和繫君  
是賴時呂文靖公糾獄兩浙深器待君荐堪治劇近  
臣復言文中御史且召以母憂去職君內行修收恤  
宗屬無踈遠仰衣食者甚衆以故不能北歸留寓睢  
陽君事親至孝平日承顏盡其懽心自疾不如葦居



樂府文集卷三十一  
喪毀甚服未闋竟捐館年五十三貧無資舉歛王沂  
公居守聞之厚為賻贈始得成禮凡五娶最後夫人  
太康縣君邊氏君掾貝州時郡將肅之女也邊公剛  
明人鮮合意者多君材故妻之子中庸三泉縣主簿  
中師三司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四女適太子中舍聶  
復漳南縣令葛初平比部員外郎張參一早亡君性  
明果早學問以文藝自達然資長于吏事文無害而  
有恕故所居官治辦有愛利及民代輒被留去必見  
思其感人心之深蓋必有以致之者夫子言仁可以  
行於天下者曰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君實有焉

惜乎位不顯于朝年不登乎中壽不究其所蘊故風  
迹止爾不在其身必延于後度支君之才器其承慶  
而光大者也以度支故累贈君至尚書工部侍郎嘉  
祐七年歲在攝提格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睢陽  
余里也自君之歿度支少也孤邊夫人嚴明有禮法  
訓其子義甚至獨俾余游故度支來請銘銘曰

孔門四科 其一政事 長于治人 春秋之義

君起儒者 雅精吏能 舉其操術 試自穀陵

盤根錯節 益見利器 殄艾姦慝 良民被惠

淞江湯湯 君固其防 水波還道 井閭樂康



司臣上功 御史且召 劬勞不待 吁嗟死孝

才窘于位 志阨于年 古共慨嘆 悠悠蒼天

不至公卿 而有令子 九原可作 茲為受祉

錫命有典 尚光泉扃 君沒不朽 其在斯銘

朝奉郎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戶

部勾院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安定梁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固字仲堅東平須城人曾王考諱某贈比部郎

中王考諱某贈尚書右僕射烈考諱顯翰林學士右

諫議大夫贈刑部尚書君能言而知好學讀經史輒

自通其義不待師友講誨切磋之故器藝夙成年十

三筆削班固書約魯史褒貶為漢春秋具藁數秩翰

林公見而異之知其志之遠也翰林公捐館真宗

皇帝甚悼惜聞其有子又力學即賜同進士出身已

而業成慨然思自致功名之地羞與貴游子弟為伍

因上還所賜出身以進士就鄉舉時天下承平上方

東封泰山禮成詔有司籲進時俊君一上冠禮部貢

籍法座臨軒覆試遂占魁甲光華聲望烜赫海內初

藝祖深講治要摠攬權綱以謂取士官材為國基本

乃人主之柄非下所宜專始御便殿親閱春官所奏



名士于 神宗遂以為常士之處榜首者平步榮路  
不日而取公卿雍熙中翰林公策名第一及是君濟  
其美薦紳紀為國朝盛事逮今言父子繼登甲科者  
有梁氏云然翰林之才之望簡在帝心既以內相尹  
京上且屬以大政制垂下疾暴作不果拜而君復能  
隆其緒業解中將作監丞監高密郡終二十五歲代  
還遷著作郎直史館賜五品服旋除三司戶部判官  
尋改判本部勾院鸞鳳翔于霄漢杞梓聳乎林谷矣  
俾臧而壽事可涯哉天禧三年三月遘疾卒于京師  
享年三十有三何起之暴而奪之遽也夫人樂安任  
民禮部尚書康懿公中正之女華族令望稟柔而正  
前君五年而逝無子獨存文集十卷目曰是芳云再  
世蘊鬱不究其盛或者將有所啓故君之季弟今禮  
部郎中知制誥適以敏才利器方且大騁于時茲其  
啓者歟禮部以父兄之未克葬請於朝出領兗州求  
便湏城松楸以某嘗同僚右垣臨別言曰龜策告余  
歲在涪灘利用襄事吾兄之名願託子以不朽故序  
而銘曰

翰林室壙 君塗墜茨 勤不獲處 孰歌於斯  
既有鎡基 而逢昌期 獨年弗待 將誰促之



有弟而才 無續勿悲 載考于策 亦問諸龜  
收子即安 食子惟時 先子之從 于汶之涯

宣德郎行監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騎都

尉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稟字淳之世本洛陽人曾王考綰為萊州膠水  
令九年不代終于官政有遺愛子孫因家焉王考隣  
考元卿並以文行稱山東鄉老賓興而不登仕君之  
從父兄文忠公齊踐揚二府祿典及三代故膠水贈  
太保王考贈太傅逮君陞朝得追褒一廟贈皇考大  
理丞君少孤力學自立文忠在禁掖任君補蜀郡導

江主簿再調鄭之管城荐君材者章交公車秩滿得  
見擢衛尉丞更從進士舉一上中第換光祿用計司  
奏掌無為軍筦權選著作佐郎 上方圖講治要思  
進天下士訪古今之術發幾微之慮乃用六科以取  
賢者能者君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呂試秘閣  
名在選中已而更報罷遂出通判滑州改秘書丞明  
年夏戎不虔 朝廷議問罪君述通志論十五篇陳  
討伐之策備禦之要指明逆順成敗之理甚精悉翰  
林王公堯臣表上之繇是擢守奉天就遷太常博士  
北人來渝平君復揣摩事情緒前編以獻優詔褒答



時公卿多言君有將帥材可使治戎驛召至丞相府使言其志君自以儒業進固讓得免引謁便坐賜五品服改沿邊權鹽使總至部除開封府推官會別勅下令叅知政事吳公育舉文中御史者吳公以君應詔遂召為御史於是京西多盜至入州縣吏不能制汝漢間騷然詔君乘傳捕逐至則設方略明賞罰擊除畧盡民以安業還臺兼判三司度支勾院慶曆五年持節送虜使到都四日以孟夏癸卯卒于私第年四十四舉朝士大夫莫不嗟惜天子憫然特錄其孤大年為郊社齋郎非常制也其配張氏工部郎中

夏之女封某縣君生三子二女是冬君二弟亶交奉君之喪自京師歸塋青州某縣里寔用十月九日君器資魁碩議論闊博其為人強毅能刻意自勉所好必學所學必成所成必精慨然將推是以致功名蓋其志慮遠矣初文忠公德望顯重門下多英俊君年且三十而方以廕仕內恥無以逮人者文忠亦未之竒也辭偕導江勗而遣之君奮曰丈夫處世當碌碌如是邪到官勇自鍛礪至忘寢食比三年更還則於六藝百家之書歷代治亂之際至於方伎小說罔不該貫文忠驚且喜自是待之猶益者之友其為強敏



有如此者凡所歷官率有風蹟既為御史敢言不避  
權要數對論事上心器之有拔用意奄忽淪謝卒  
莫展發嗚呼非命也哉豈父造余曰伯氏平時自言  
知我者張安道爾今寃宥之事不可以無識也嗚呼  
文忠之視余猶子弟則余于淳之義可知矣余故實  
知淳之者是宜為銘銘曰

嗟嗟乎淳之才余所知命非余所知子何志之遠而  
年之促耶靈府之緼兮一莫得施年之促兮可奈何  
銜恨九泉兮無終期已而已而為知子者之永悲

夏之六朝散大夫秘書丞上騎都尉杜陵韋府君墓

誌銘并序

韋氏世序遠矣漢丞相扶陽侯自鄆徙杜陵名德歷  
朝著為世家扶陽十六代至周逍遙公曼始別其族  
為十三房觀唐吏部肇宗會之約則知韋氏之禮義  
與他族異矣第八房平齊公填之雲孫萬年縣令象  
生台州刺史方憲台州生福建觀察判官鈞鈞生襄  
州錄事參軍允之府君之王考也唐昭宗末解襄陽  
掾將集吏部會梁氏草運感朝代之變不復北歸潛  
遯漢南穀城縣青石川之良下後唐莊宗入汴詔訪  
前朝衣冠不事朱氏者命方鎮優禮傳詣公車郡勸



君駕歎曰吾恥梁而逸奚為乎沙陀之廷卧不起時孔勅帥襄陽本儒者重君高節善為之辭而以疾聞莊宗嘉之不奪其志錄其子仁濟試秘書省校書郎沒因塋漢濱校書以父隱居躬耕釣以養終喪久之衛王苻彥卿摠兵在上黨領太原行府始應其召終于陳州錄事叅軍娶司空氏實生府君于崑下府君諱襄字逾中幼刻勵好學早有名譽雅為冬官卿朱洞所知從洞光州廬州幕國初州郡辟署賓佐猶襲唐五代舊事 太皇纂極詔悉罷之一命黃綬以上皆遣王官而益廣科第之選府君更就賓興于譙太

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臨淮之盱眙尉遷廷尉平知虔州贛縣邑多訟事號難理府君待以誠恕獄市以清吏民悅之因上官以請諸朝遂留六年就改光祿寺丞南方卑溽風淫于末因以構瀉官意寢薄代還求權酷聊城朝中知君者惜其才或荐之上因召赴都授著作佐郎復求監征宜春蓋祿仕也還自宜春遷秘書丞至道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于京師春秋六十有三君天性和易識致冲遠從之游者皆一時高流名士善與人交淮陽孫茂蘭萬適南頓喬維岳江南李虛已睢陽戚同文宗度泰山張茂直



咸以趣尚相得同文子綸西蜀李建中雒陽崔遵度  
鉅野王禹偁合肥姚鉉並以同年生定交淡乎相懽  
久而彌篤每官下士友自遠方至輒如歸為食飲具  
俸入隨盡口不言利未嘗問家有無手不度貨幣對  
客清談不及世務在官若私未嘗斯須見憂愠之色  
古所謂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耶君之捐館四  
子皆未成立無田產可歸夫人吳氏教撫之慈且嚴  
母道稱于宗姻長子國祥舉明經不第卒仲曰不伐  
字次德通經術有節義士君子推重之今為衛尉寺  
丞次國華次為道士一女歸程氏琬今宣徽北院使

武昌軍節度琳之兄也某孺幼在睢上次德忘年見  
友慶曆甲申某領審官次德齋闕閱公謁曰不伐應  
受大縣願掌陰城之征以其去良下四十里便襄事  
也既得請崎嶇陳蔡潁亳凡總以上喪悉負歸漢上  
戊子孟春十日徙君夫人以葬于隱君之塋側蓋治  
命也且來丐銘惟隱君之義秘省之德乃史官所宜  
錄也余史官也譔著宜矣銘曰

猗嗟韋公 沛乎其中 雖不公卿 道德則充  
如彼金石 咸韶其然 不擊不考 至音自全  
如彼杞梓 棟宗之分 不樸不斷 良材固存



灑灑汪汪 渾渾粹醇 順命懸解 以還氤氲  
 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 奚糟粕之足留 而  
 功名之異云

唐州桐栢縣令上谷寇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 字 薊人漢雍奴侯恂本上谷昌平著  
 姓佐光武成大業後裔蕃於河朔五代晉高祖資契  
 丹援立而賂以山後之地幽薊隔絕君陷虜庭不敢  
 自晦仕為應州節度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 太皇之北征也先自拔歸得見行在 上甚佳  
 賞將不次旌擢大臣有間言又直王師無功而還故

君不蒙褒錄久之授絳州司理叅軍後除撫州臨州  
 縣主簿宋州司李萊州即墨令唐州桐栢令卒官享  
 年七十有五燕涿勅碣其人精急慎忤悲歌慷慨矜  
 夸功名少禮文事游俠風謠氣俗頗雜戎索君家世  
 獨傳儒藝曾祖德誠以廉直立名義不侵重然諾當  
 唐季諸侯專土詐力相雄爭欲致於賓佐莫之能屈  
 朝廷知其節詔起為右補闕一至京師尋歸老于家  
 當時河朔謂之高士祖安仁以才畧累歷藩鎮幕府  
 終于真定節度行軍副使父顯贊尤篤志於學通經  
 術不肯仕居鄉里教授齊魯諸生更過河受業及終



門人誅行追謚曰有道先生君既歸國久困州縣喟然歎曰吾得違於夷狄以至中原謂有以發所蘊今乃為祿仕乎猶有民人焉是亦足以為政矣惟日孜孜以誠心恤隱始至絳有重囚將決察其辭色若懷未盡者徐以私問之果大豪買直掠服取竟一訊情得脫垂死之冤凡再掌獄嘗分俸營劑濟縲繫之飢病者至家無餘貲去官不能就選即墨瀕海多豪桀侵奪細民收倍稱之息役惡少督責勢嚴官賦君悉收其券焚之鄉閭為之一蘇凡歷官專意貧弱舉多愛利篤矣乎仁者之一心也惜乎勢卑位微不得行其志直躬孤宦莫或知其道使得據土疆之大撫吏民之衆政平訟理推之慈惠古之循吏何以尚茲至性忠厚動有規準言無游飾居無墮狎凜凜然庶幾古君子之遺風者哉夫人高氏淑慎克猷子某承教義方再舉進士贈尚書職方員外郎長孫平時才吉履休有令望歷京東淮南轉運使今以尚書工部郎中知徐州嘉祐四年歲在大淵獻十一月二十六日始奉君輅帷即安壘兆實潁川陽翟縣之麥秀鄉工部少孤艱勤自致葬是以緩銘曰

崆峒陰方 勃碣邊裔 俗本用武 人知尚氣



有美昌平 德名奕世 補袞風節 隱居經義  
君初歸朝 直懷遠志 尺蠖之屈 干將莫試  
篤哉若人 循乎為吏 生雖逢時 壯圖弗遂  
沒而不朽 孝孫是似 勒銘幽堂 矢辭無愧

泉州清溪縣令丁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康定二年辛巳陽月丁氏啓新阡于睢陽宋城縣之  
某鄉司農少卿府君占丙穴清溪府君占辛穴司農  
之穆也凡世系世德則翰林學士王公伯農為司農  
誌銘具矣府君諱立字某司農之長子以廕補太廟  
齋郎歷邵武軍建寧尉單父魚臺陝之胡城宋之寧  
陵三邑簿復調通州靜海尉遷泉州清溪令卒官享  
年六十有三君在魚臺邑民甚苦前令佐貪苛悅君  
之廉靜譽甚美至達旁大府故相文節公守南都聞  
之形言嘉歎在寧陵疏導溝洫得近官在靜海屬歲  
飢振救荒得免選在清溪為政寬簡視人恐傷閩俗  
雖獷獨感君誠恕率教不欺君天性和易處家蒞官  
未始有忿言愠色不惟不發形于外蓋亦未嘗萌于  
心術恬於聲利不知人間有巧邪進取事游官不擇  
地不驚不詭渾然不為澄撓變無賢不肖雖至狂惡  
人一見君退必曰長者也更無嫌忤意夫天道無親



嘗與善人君可謂善人矣胡不黃耆胡為祿士之微  
 天之報寵不在其身將在其後乎前夫人張氏太子  
 洗馬某之女有賢行生二男曰昉南京留守推官曰  
 曄以濟州錄事叅軍權酤幾邑一女適南京國子監  
 直講王鼎臣張夫人先君而歿茲實祔焉今夫人王  
 氏某官某之女順于為婦慈于為母姻黨稱焉生三  
 子曰某舉進士曰某皆幼昉曄通敏方雅皆有才志  
 君之積善將在其後不誣矣某鄉里晚輩君不以年  
 德間之又與君之二子游既來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嘻夫君 涵天醇 順 無亨屯 惟德慶

遺後人

後人孝

神永寧

從先子

歸泉扃

君不朽

在此銘

將仕郎揚州司法叅軍時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

字舜舉世著籍彭城之滕縣考旦累典藩

郡以政事知名終于尚書屯田郎中君少舉進士以  
 父任太廟齋郎不樂仕宦學通古今重意氣然諾四  
 方之英才名士多從之游君雖隱居慨然而有憂世  
 之志見時事有未便者輒以劾於 朝廷不敢為私  
 議士大夫尤以此多之 仁宗始封昇王君至京師  
 上書請間言事 章聖召對于便殿進曰昇王宜日



嘗與善人君可謂善人矣胡不黃耇胡為祿士之微天之報寵不在其身將在其後乎前夫人張氏太子洗馬某之女有賢行生二男曰昉南京留守推官曰曄以濟州錄事叅軍權酤幾邑一女適南京國子監直講王鼎臣張夫人先君而歿茲實祔焉今夫人王氏某官某之女順于為婦慈于為母姻黨稱焉生子曰某舉進士曰某皆幼昉曄通敏方雅皆有才志君之積善將在其後不誣矣某鄉里晚輩君不以年德間之又與君之二子游既來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嘻夫君 涵天醇 有時順 無亨屯 惟德慶

遺後人

後人孝

神永寧

從先子

歸泉扃

君不朽

在此銘

將仕郎揚州司法叅軍時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 字舜舉世著籍彭城之滕縣考旦累典藩郡以政事知名終于尚書屯田郎中君少舉進士以父任太廟齋郎不樂仕宦學通古今重意氣然諾四方之英才名士多從之游君雖隱居慨然而有憂世之志見時事有未便者輒以劾於 朝廷不敢為私議士大夫尤以此多之 仁宗始封昇王君至京師上書請間言事 章聖召對于便殿進曰昇王宜日



侍御所預聞政事以資其聰明且使天下早熟其虜  
聞帝心喜之執政者曰位卑而言高僭也罷之君  
曰致吾心而已矣吾何求哉李文定與君雅厚嘗從  
容語歎時人事怨德已甚且言丁謂寘余于死向余  
守洛厚恤其家諛我者摘其子孫之罪予反坐之先  
是劉隨為諫官以剛直忤時擯于外文定時作相有  
不足於隨者不與之進君因曰公之為德也奚于正  
則否文定曰正人為誰君曰劉隨也文定嘉納其言  
即遷隨於朝夏戎叛命君復詣闕上攻守之策十有  
二謂所親曰國家有事於邊鄙師久無功天下共其  
勞智者効其謀勇者當致其力吾雖一命微且遠思  
慮所及不可不自盡故自官制法令國用貨利軍儲  
馬牧之事有便於時有救於弊者罔不為言既以聞  
而遂行是時公卿重人如蔡文忠公范補之流輩十  
數公皆與君交厚善富丞相在東平欲辟君叅佐君  
曰吾老矣不能事人并帥孫元規復致意亦以是辭  
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卒年七十有八君為人仁而  
尤孝先君卒于京師徒跣扶柩以歸居鄉閭恂恂如  
也唯謹爾貲素贍而好施羈旅之士造者如歸人一  
見之必曰長者也而彌知其存必曰君子也矜寡廢



疾日月給薪餼冬予芋絮歲飢出粟賑乏絕有遺稚  
子乳於路收而字之多所濟活死不能舉為之衣櫬  
凡掩藏暴骨且數千生平未嘗斷殺生物之命昆虫  
草芥之細莫之傷也將啓手足顧諸生訓以友悌忠  
恕一不及于家事祖延岳仕至國子博士贈尚書郎  
官員外郎母蔣氏封晉陵縣君三娶閻氏王氏宋氏  
皆先府君卒子男五人材鄉貢進士堯楚州司法叅  
軍孝基河南府澠池主簿並亡德基興化軍錄事叅  
軍世基郊社齋郎八女適尚書職方員外郎申屠正  
光祿卿直秘閣李及之尚書都官郎中晁仲綽兗州

萊蕪主簿苗摠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呂誨  
國子博士孔承休尚書職方員外郎何世昌太常博  
士閻丘孝直孫曾孫十二人在易乾之四德文言曰  
正者事之幹正固足以幹事君實有焉故以此修身  
而修治家而治誠推而廣之是謂通才遠業足以經  
國阜民獨卷而懷之足乎已而已爾僕昔游豐沛山  
東始見君於汶上三紀于茲熟君之風義久矣今適  
東平而其子來請欲以丁未某月某日塋君于縣北  
之某鄉丐有以傳後者銘曰  
鄒魯之鄉 士多儒服 洙泗之濱 已為楚俗



滕介其間 實同風土 故君之材 質有文武

學其遠者 資亦逢時 一命家居 緼不以施

秉義忼慨 數言世務 與民同憂 匪躬之故

以此為政 何用不臧 豈夫不遭 我實未遑

有孚惠心 願無伐善 人斯忱斯 其微自顯

我邦我里 幼無所養 至為鞠育 死歸之壤

謂天蓋高 鑒于克仁 君之受祉 非止其身

子孫衆多 必有興者 遺德在人 盍配于社

贈承奉郎大理評事齊郡蓋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 字 世籍魏元城祖某父某皆孝悌力

田不出仕君性醇厚篤實幼專經通毛氏詩晚更好

浮圖道信根深熟悟解宗旨雖不絕俗而以戒律自

持諸具壽比丘時輒從君質問法義處里間恂恂如

也人化其行以遷善遠罪猶霧露之潤不覺衣之霑

濡施之名教迹近而功遠矣娶樂安孫氏生五子長

曰平今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遼州曰叅太常丞曰

良渭州錄事叅軍曰充曰寅並舉進士初平調官縉

雲迎君以行秩滿赴都集道出睢上宋都庠序實權

輿天下學者自遠方至甚盛君志在訓育諸子即留

家焉後叅良繼策科充寅從鄉試義方慈教識者推



之年六十有五考終于里舍一女歸進士李孟大名  
 冠族也暨平登朝歷尚省屬天子郊陽丘需恩故  
 君有里平之贈歲在浣灘冬至後二日叅等舉君夫  
 人之喪以葬于宋城縣某鄉某原禮也某于君為姻  
 家而又早與諸子游故識君行狀以納諸壙云銘曰  
 膠西清淨 相叅避堂 安平虎牙 起燕要陽  
 著籍于魏 實本司隸 何期中間 光響不繼  
 君始去鄉 而僑睢陽 樂就學校 以成義方  
 亦竟有成 策科揚名 騫翔臺省 漸于修程  
 積善之源 君實有素 餘慶寢昌 後則有裕

坡坨平岡 爰掩幽宅 君兮何歸 金仙之域

秦國太夫人相里氏墓誌銘并序

秦國太夫人相里氏故相太子太師致仕贈太師兼  
 中書令祁國正獻杜公之配也初祁公二歲而孤母  
 歸寧于家在濟源故祁公幼而是依稍長學問致名  
 譽邑有長者相里君好士有鑒識察祁公大器欲以  
 其女妻之親族皆不悅曰女何患無歸奈何以與羈  
 游士君曰非若所知者故夫人遂從杜氏明年祁公  
 舉進士登甲科諸不悅者慙且喜鄉里謂相里君知  
 人祁公一命揚州節度推官乃迎母夫人就官即某



國太夫人某氏也杜氏舊族自其曾門以禮樂為法  
歲時祭祀齋薦牲幣菹醢皆有儀式夫人祇嚴內事  
相奠必飭祁公通朝籍始封長安縣君公授樞密直  
學士擬封安德郡君公同知樞密院特封西河郡夫  
人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祁國夫人累更徐晉  
二國祁公以直清名世積德累勤以至輔相夫人內  
助實有淑範抑其志性之類故若琴瑟之諧皆有清  
廟之音焉祁公在二府夫人朝謁禁中被服無采翠  
珠璣之飾左右至有指笑者夫人恬然自若出入累  
年未嘗私謁內人近習或謂夫人諸得進見者有求  
請多如意得無中外親戚奚為獨不夫人第多謝之  
中宮錫宴侍席密近數承顧問辭對雅正不以自詭  
入旁聞者為之歛容加莊 仁宗慈厚有容然所以  
觀羣臣甚密見遇尤渥者亦罕蒙褒藉之言嘗謂杜  
某公正獨被勞勉公之持國論無私固 上所察抑  
叅以夫人之所守知其內行修也故君子之道知風  
之自知微而不可揜其祁公之謂歟祁公六十九歲  
上書致君事夫人賀曰今日喜公得全令名矣吾家  
素不事富貴在官猶如閑居閑居正為得所願公固  
請同樂安佚以保餘年公既得謝無第可歸退寓睢



陽閉闕陋巷端居十載相與怡怡如也初公微時遠  
 姻疎戚族平昔未始通者見公貴顯稍集于門公一  
 無間為成官婚媾其喪塋俸賜無餘既告老此意無  
 倦夫人不為蓄藏贄以為施而已公捐館保撫內外  
 素風淳則其家事理不以老而少懈治平元年子尚  
 書都官員外郎訢知單州迎夫人就官治平二年正  
 月十四日考終于官舍享年七十八訢奉請惟以歸  
 應天府某月某日祔塋祁公之塋男四人訢大理評  
 事訢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並先祁公亡訢其  
 次子也女三人所從皆名士夫人之弟周由祁公任

補累官國子博士故相里君追贈大理寺丞子孫祿  
 仕相續識一賢人足以庇宗貽後非此君亦安得有  
 此女銘曰

我君知人 歸我祁公 維德靜專 資與公同  
 衿纓佩悅 恪恭婦事 禮相助奠 祇嚴時祀  
 從公內外 志尚實類 豈不夙夜 共茲德義  
 公登宰輔 司我王度 見謂公正 夫人有助  
 公勤于邦 我儉于家 相勉勞瘁 敢為光華  
 公心決退 賀以知止 公喜惠散 侑之為施  
 凡此風節 賢傑或難 猗嗟夫人 處不為艱



子孝無違

奉承在郡

含飴樂只

迫此期盡

祁公新阡

在諸之廩

體魄同藏

神明與歸

文安先生墓表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蘓洵其人也請問蘓君之為人曰蘓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因謂蘓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蘓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凶禮廢闕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輒辦作



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而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于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塵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薇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草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明年八月壬辰葬于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宦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教鄉人問其故笑曰非爾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見文作而曰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



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  
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  
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于  
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  
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  
辨姦論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  
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  
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  
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有賢者而不知其故  
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  
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  
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  
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  
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  
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女姦固  
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  
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  
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  
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



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惡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當時見者多不為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常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嘗試評之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章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十卷祁君將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驎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



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內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于岩谷奉常特詔已為異禮屬之論譔臺閣之漸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今舉其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朝奉郎守太子中舍騎都尉韋君墓誌銘

并序

睢陽鄉先生韋君諱不伐字次德好古學篤信義立風節自五代亂離經籍道息睢陽有隱君子戚君同文獨以講授為業諸生後多達者子綸處近官就其舊廬太上御名學校志於學者自遠方至朝廷嘉其事賜

名應天府書院天下庠序由茲始常選學行可為人師者主領之君久處師席晏元獻公宋宣獻公蔡文忠公相繼居守皆厚為之禮尤善與人交范仲淹希石延年曼卿劉潜仲方山東豪俊慕君名從游者甚多好急人患難始終不渝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年五十餘始以一命為房州司法叅軍再調鄧州襄城尉遷絳州太平令某知諫省授詔舉堪治民者二人以君塞詔授乾州軍事推官知慈州吉鄉縣



縣轉運使就舉監汾州酒稅明文烈公鎬知并州顧君方重有古人之風屢為慰薦屬河西有警君督橐粟入府州有勞就遷衛尉寺丞其誥辭曰朕知生老而有謀個儻士也明公讀之喜曰此言盡君平生矣意欲處其孥於漢上因求監光化軍酒稅遷大理寺丞歲滿知許州司錄改太子中舍因退居襄陽優游物外年七十有四而終君本南京宋城人先君葬其祖穀城遂為襄陽人曾祖襄陽錄事參軍諱允之祖陳州錄事參軍諱仁濟考秘書丞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襄娶楚氏子安序孫積善積中皆修進士業君既歿二十八年元豐二年十一月某日始克塋君于穀城青石之崗下安序俾積善來請銘其墓銘曰舉世趨趨逐權利君獨軒昂事風義晚得微官志不伸生前素緼心無愧平昔交游拱木高今方良下幽堂閉君名不泯幸我存襄陽耆舊追前記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皇考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墓誌銘并序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  
進行吏部尚書知徐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提舉宿州淮陽軍兵甲巡檢賊盜公  
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  
實封一千戶趙槩撰序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皇考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墓誌銘并序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  
進行吏部尚書知徐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提舉宿州淮陽軍兵甲巡檢賊盜公  
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  
實封一千戶趙槩撰序

睢陽有隱君子清河公世家宋人自唐季五代藩帥  
擅勢豪傑多見縻用公曾祖克以材畧仕歸德軍顯



名東諸侯節度皆倚以自重領亳州刺史行州事祖  
文熙通經從使府辟為軍事推官考嶠太平興國五  
年進士擢第風表偉長民有政 太宗皇帝臨軒召  
對嘉其器望選知鄆州賜之親札優以全俸搢紳以  
為寵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今贈太子少傅少傅篤厚  
長者夫婦奉佛終身未有子相與精禱久之夫人夢  
天神乘空而降捧一嬰兒授之曰以是為而子因妊  
生公幼而莊介不戲弄不嬉笑人莫敢狎侮稍長就  
學記誦強敏他日少傅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在六經  
也曰諾即通諸經然非其好也他日又問盍婚宦乎

曰諾婚而未宦少傅即世遂不復仕曰向者從父之  
命今姑從吾志貴業素厚悉屬之弟十餘年間墮蕩  
無餘一不為問久之其子某通顯于朝比至翰林學  
士承旨戶部尚書叅知政事天澤下施自葉流根公  
自大理評事太子中允太常丞歷尚書工部刑部兵  
部員外郎郎中至秘書少監以及今贈子領益部賜  
公階朝散大夫解三司使賜公金紫皆特恩也家人  
奉章綬服以拜賜然不再服矣從子之官所至官舍  
入府門更罷乃出僚吏無識者金陵錢塘秦亭有林  
園樓堞可以眺望山川之勝未嘗至其所也其在京



國鄉里亦爾獨處一室四十餘年世緣人事不以自累貪愛巧偽之為平生不接于心術菲飲食衣至于不任補紉而後易羞有常物不得輒有加者居處器用不易其舊夫人先公沒十七年夫人既沒不復見婦人之面孫娶婦入門隔窓一叅竟不之識早歲猶有山僧野客間相見者晚年悉不復接家有吉凶之事悉不復知其節孤峻如此尚書自錢塘丁先太夫人憂候潮京口錢塘淨慈寺老宿僧惟清行甚高聞公常日宴坐語其徒曰是公豈所謂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者耶我為善知識應為發起宿世善根乃

至丹陽請見公欣然接納清問公住無所住耶公曰我住正住清曰公亦憶念耶公曰如是我正憶念後數見相見公竟別無叩問清告其徒曰是不可思議當知公已久植衆德本已得諸根清淨得大善寂力住無生法忍入甚深智慧往者雖子孫常所親近亦不知公所存由是乃知公游方之外遠矣尚書早晏近省燕居侍坐語寒暄起居外未嘗及他因事警策必有深旨尚書自南京遷秦州慮公樂鄉里且迎侍道遠請于朝求寢新除詔書三下公謂其子吾猶可行君命豈得取必也哉吾聞先人話前朝事要官重



寄莫敢以便私辭命者吾從若在滑州官舍所居東壁見題名記曹侍中除滑州節度自降麻到官中間不挾日有如是偃蹇者耶既行左右奉輿公曰此何為者尚書前白迓人實多數易不足為勞公曰吾從先人屢領郡矣見郡遣逆者白直不過二十人無兵卒也自雇車乘家人橐裝共載今官長自奉乃爾天下安得不困吾生平未嘗用人力今豈以老身使人肩輿往還五千里竟不就輿乘馬度隴坂西人見聞莫不歎息其義方大體如此公自少無疾不服藥未嘗令醫診脉治平四年歲在丁未九月示疾十月五日昧爽寢適興居曰東方明乎吾其逝矣言終而歿彌日頂溫至于眉宇間七日而殮手足不疆上聞嗟惻使近璫弔內司賓臨奠以太子少師告策享年八十有三配仁壽郡夫人嵇氏靜溫有賢德公諱某字化生化生云者先少傅以是志其始生之夢也王父贈太子少保王母蘇氏武功郡太夫人妣劉氏彭城郡太夫人一子尚書公也二女長適士人蓋襄次適比部員外郎蔡修孫曰慶基大理評事熙寧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五日甲申葬於宋城縣仁孝曲孤子方平泣血銘曰



世報生身本如幻

如幻起滅非實相

智者明知起滅空

故離諸緣還自性

公直善根非一切

宿集眾德妙莊嚴

現有眷屬常離遠

雖在家居已明脫

癡惑所生諸煩惱

不可污染如蓮華

不修觀行常寂然

是則名為真宴坐

常正定中無依慧

萬行非功自成就

是則名為真功德

河沙無量空無邊

淨智妙明非識想

豈與色聲共生滅

來如月影水中圓

去若浮漚歸海性

金剛堅固無有壞

須彌廬山不動搖

離一切相清淨身

超越假名出三界

朝請大夫行侍御史知桂州軍州事上柱國

贈禮部尚書扶風馬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誥字仲謀魏人其先趙奢為趙將破秦兵闕與

下有功號馬服君後因為氏漢武帝時以吏二千石

自邯鄲徙茂陵故中興伏波將軍爰為扶風人魏建

安中有漢傑者從袁氏河朔占籍清河故唐中書令

周為莊平人開成中有繼勳者事魏博節度使何進

滔徙家魏故公為大名人曾祖崇義善騎射以材畧



樂全文集 卷四  
五  
聞歷魏軍右職奉羅洪信為帥累戰多授懷州團練使紹威承襲患牙兵橫強陰結汴人以除其逼懷州亦遇害子士安幼有氣節感家禍晦居里墅廼治產積居逐時以致厚貲立信義嘗曰吾權斂散賑人不贍是亦為政矣生昭美明經篤行以父晦居亦不肯仕即公之考也公之登朝贈殿中丞公弱不好弄資性沉毅及冠竒表長七尺行純孝謹讀書通大義不為章句與寇萊公準張僕射詠友善意氣相得太平興國五年偕行就舉同年登進士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邵州邵陽縣政多惠利上官以課最聞就遷將作

監丞代還授著作郎丁外艱時朝廷急於用材詔起公倚廬除殿省丞充御史臺推直官毀不堪命辭弗得已就職俄遷太常博士公外疎達議論辯以裁舉中機節而合大體太皇數稱獎因面對賜五品服遂改殿中侍御史屬三司判官缺員執政以名上上曰馬某材器朕自知朕行自用之中書無議為也後數日命公使江淮采訪州縣治狀民俗事宜引入受旨賜之裝金襲衣束帶鞞勒馬影纓寵章殊渥搢紳聳觀既到部考群吏之課慰薦廉善三十餘員上輒次第甄擢後亦多至達官其不修者稍平鐫之



因民便利去其害苦徹偽朝弊事細大數十條即拜  
侍御史還屬 神宗晏駕 真皇纂服公孤直少與  
左右莫為之地故先朝所以待公之意 上未及知  
也屬詔百寮言事公奏疏復忤執權者 真皇初臨  
御間問大臣所以撫綏遠方之意執權因白公才可  
用即出知桂州兼總廣南西路兵馬嶺外常燠石藥  
發瘍而終于郡享年五十噫士之幸而得展者宜希  
矣哉功業視其材用捨繫諸時窮亨屬乎命是三者  
契而後為全若公者遭時盛隆見知英主搏扶搖而  
直上追逸景以遐騁將相必至之地也而鼎湖不待

明離改照機言旁發南服于行終身不還齋志長謝  
豈非命耶夫人嚴氏寬明有德年七十二後公二十  
五年以歿三男曰絳理識清通風節高勁有公望于  
時歷御史三院是以似之今為太常少卿故公累贈  
至禮部尚書夫人東海縣太君曰繹曰紹無祿早世  
一女歸符氏鑑終縣大夫慶曆七年始命北都置留  
司御史臺而奉常請行以便襄事八年戊子十月某  
日葬我公夫人于大名縣某鄉某里先塋之右某託  
于姻媾平日熟聞奉常語公之故矣及是以誌文見  
命謹序所聞屬以銘曰



堂堂公之林兮

邈邃深而崔嵬

既逢時而利見

謂功名之余諧

帝初命公式是南方

倬草瑤瑤

為龍為光

按節還朝

大明繼照

孰為巧言

于蕃嶺表

公在桂林

怕怕不還

士友無戚

公髦未班

番山綿延

越江浩渺

吁嗟歸途

翩翩素旄

卜新宅兮并先塋

草樹接兮水泉平

尚宜子孫多英才

永春秋兮陳芳馨

贈贊善大夫嵇府君墓誌銘并序

嵇氏出魯奚斯後徙會稽為嵇氏魏魏有嵇喜後徙

譙嵇山為嵇氏中散之高直侍中之忠義譙諸嵇也  
故今譙水之境嵇氏為多府君諱適字利往實睢陽  
人王府諱考諱屬五代亂潛德家食初王父頗以財  
雄里中好施歲飢發積粟視告糴之窮窶者密納其  
貲粟中歸之陰寘食于路以濟餓者務為自晦府君  
生國初王畧猶梗縫掖者鮮鄉先生贈禮部侍郎戚  
公同文始大講學著錄牒者自遠方至王父與同君  
里開親善以府君屬焉授經通大義為門下高業舉  
進士第歷汝南褒信尉掌洛之鞏江陵之石首簿果  
州流溪令越潁廬三郡紀綱掾祥符四年十一月十



日考終于合肥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九府君安表秀  
舉襟局雅重性寬和寡言笑平居燕坐拱默終日雖  
倉卒未嘗趨步疾呼家人未嘗見其懈惰之容喜愠  
之色其與人交不逆詐不苟諛終身無與怨嫌者蒞  
官臨事主于忠恕局事修整不出其位不為虛言竒  
行以邀聲名委蛇乎州縣之職而優為之古所謂足  
于已無待于外者乎識公之道者以比荀當塗陳太  
丘焉夫人廣平宋氏賢明有法度婦道順以正母道  
慈以嚴後君若干歲歿年八十有二男子四人長曰  
宗旦俊邁有竒才次閔次顯皆早卒幼穎今太常博

士集賢校理倅南京留府事女四人長歸杜氏次王  
氏次張氏次戚氏司虞郎舜舉贈禮部之孫也府君  
之在石首有邑史父子抵罪皆當坐死情足矜者府  
君心惻之推免其子及父就辟一日附小監語曰公  
且育令子後世以昌明年而集賢生府君之歿也集  
賢猶未冠夫人撫育教誨以文行立名既擢第再辟  
大丞相沂公幕府登朝為太子中允而夫人弃養倚  
廬終制入直書殿而公夫人未克葬集賢服不敢純  
采乃心無一日安于位得請于朝歸襄大事故有倅  
留府君之命是歲上郊園丘預及慶典府君贈太



子贊善大夫夫人廣平郡太君始集賢規視吉壤方  
謀之主人一夕夢侍府君如平生笑語喜甚請曰大  
人茲喜甚何也府君曰曩吾之館猶寓也今考得善  
第是故喜焉爾集賢以夢告張氏甥方平曰是得吉  
壤乎語訖主人售地告諧嗚呼九原可作體魄必寧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以為孝之終也惟府君之神  
明克襄厥後集賢之誠信克寧其先躬蠻來依志氣  
如在以景祐六年乙卯乃克祔于宋城縣之平臺鄉  
東南距王父舊塋五里所且謂某曰夫君子之亨則  
行之固則守之乃王父守道者也是以聞于四方者  
不若鄉黨閨門之詳已爾幼保于外氏逮受廣平夫  
人之教熟習緒言宜誅善行以納諸壙也某不敢辭  
泣而銘之曰

謀于龜諸之廩灘之泖食 步之厝歲單闕月孟余  
良 考乎地兌之山艮之水吉 嗚呼是惟有宋守  
道君子嵇公之墓 公之才不試兮 公之志不遂  
兮 石首之告踐兮 追錫公紱冕兮

宋故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  
秦鳳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  
知秦州軍州事本路勸農使上騎都尉南陽



集 卷四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尚書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并序

英宗皇帝初潛宗邠龍德而隱留精藝文以尊德性顧莫與講習者啓濮安懿王曰睦親廣親宅講書著作佐郎蔡君某賢有行願得與之游王致此意于公公曰某在職且累年惟旅見大宗正未嘗私謁諸宗室敢辭他日王為置酒從容謂公欲請于朝使諸子受學公慮若有邀也始別見 帝帝待君盡禮見必朝服義無傳友咨詢道藝休聞日遠嘗訪宮僚臧否公對若人行誼若人經術皆非某所及 帝以白王

王曰蔡君非但文雅誠長者也然間造 帝所竟歲不過數見 帝尤多其莊重常以相從之晚而接之不得數且歎為恨久之求外補因解官職 英宗入纂大統問輔臣蔡某何官今安在執政白今以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廣東南轉運使 帝曰茲人德行朕所深知即以三司判官召還南海至都數千里江行淹久 帝每對朝臣之南來者輒問曰蔡學士何時可到道途安否既至對見慰勞殊渥日將旰屢留之且曰君朕故人朕望于君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俄除起居舍人史館修撰知諫院懇辭再三 帝曰



惟朕耳目心膂不屬君將屬何人趨令受命公自以  
被遇特達思竭其心力以致補報之効事有涉嫌說  
有至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誠心為質引義忼慨凡  
所啓聞多見納用屬有請追尊親廟者事下三省集  
議公別請對言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  
下被面此議既非 帝本意又雅信重公因大感悟  
亦為公泣會京師大水公入對 帝側席迎問變故  
公推致咎證精言其端意猶主于前論議因中止然  
納說者將終遂所建以公在言路不便之適召試西  
掖除知制誥遂罷諫職且俾出聘契丹國往返閱時

使還而羣論未已公于中間通上下之情安異同之  
意彌縫周密主于忠信孜孜辨釋為士大夫道地恩  
全體正補益實多雖去諫垣越月不對 帝必形于  
言每被顧問禁省秘事亦為及之其沃心造膝機柄  
之地有不得與聞者矣判吏部流內銓因言銓審官  
冗甚朝廷遂議新制將殺時多所建發 帝益知其  
材可大用欲其踐歷中外進龍圖閣學士出知定州  
然意惜其去既入辭 帝曰第行且召矣行未決日  
英皇違裕語數及公 今上陞儲 帝疾日侵猶曰  
蔡某正人促召來因除太子詹事未至 先帝升遐



東朝亦罷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至闕覲對 今上望公哀動左右且言 先帝大慚猶不忘卿公之拜宮正 帝問還期者再三深意有所屬者孤忠直道左右莫為之容乃畀需代者竟不及得見卧内憑几訓命遂成虛格忠義之士為 先帝恨之八月八日靈駕發引公以其旦東望號慕避廳事見僚佐于便齋退就私寢無疾而終享年六十前三日晨興語家人曰吾夢 先帝召對顧問如平日欲退復留因歎息感念及終人皆異之 天子震傷累對近臣嗟惻遣中人護喪以歸賻賜加等特贈尚書禮部侍郎奉

先志也公諱抗字子直宋人祖某贈尚書度支員外郎父某泗州軍事推官累贈工部尚書世以明經仕罕與進士游尚書雖治經有時才器識所交結皆當世豪俊故公兄弟皆舉進士早得時譽蔡文忠公有重望喜獎拔人倫深器公處之甥姪竟妻以妻之宗女景祐中登甲科一命太平州軍事推官尚書在臨淮寢疾旁無子弟公委官自劾單騎奔省得及理命越再宿而尚書以歿鄉里稱其至孝外除調平江軍節度掌書記秩滿近臣舉充潁川郡王院判讀尋選刪定編勅遷著作佐郎俄兼兩宅講書賜五品服久



在宗邸獨不受餉遺衍衍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踈故 英宗皇帝深察重之間遷秘書丞太常博士  
通判秦州鍾內艱服除還朝召試禁林除秘閣校理  
淮西水民流散命公體量賑濟至郡亟請發廩食之  
郡請俟奏可公曰餓殍容待報耶晨坐庾門出粟全  
活至衆使還朝論稱善吳人荐飢朝廷察循良辨治  
之才以公知蘇州姑蘇土沃而旱並江湖積水澍瀾  
常苦風潮害民田公既習知吳俗至則為築長隄自  
郡城屬崑山橫亘八十里中斷水勢民得因立塍塙  
且通水陸之行工省利大民安于業吳俗浮薄衣冠

僑寓猥衆干請多事公患其然也採士族之守操行  
者輒加賓禮歲時饋勞以褒厲之士子承此差知自  
重發姦擿伏聽斷精甚蘓州吏役不均纖猾得職公  
為請于朝先貸官泉視役費之輕重而給之籍諸酒  
榷征埭之利舊用鬻吏勞者悉入縣官以償所貸吏  
皆便之後傳其法不能易也就遷廣南東路轉運使  
吳氏于今思之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  
空文積逋鉅萬里民大事私鑄姦游羣聚與江西益  
盜合郡縣不能討時公仲弟挺以選按刑江西專治  
鹽事朝議謂嶺南北并力則利害共功故委公將漕



南越時朝旨責捕羣盜甚峻公曰採銅非誠民情游者為之今悉入之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取資又從而誅之匪但民犯法也廼度經用斥冗費銅入而受泉民用樂輸徹燼毀橐刑報立省嶺外州縣多攝官廣東凡數百員悉自部司注補大吏操事為姦利公至収案致法選用平均吏員為清番禺煮海運給英韶沂流洄險因以逗遛侵竊雜惡公命十舟為一運攝官主之歲終會其課以為殿最是歲英韶二州增益課十五餘萬緡有司劾以奏未得報而擅立約束且廢其法適被召赴闕既對言南方便事天

子嘉納之悉如公請在嶺外懲攝官之弊憫遠人不  
知學問而苟祿無恥人士無可稱者乃盛修庠序擇  
官勸講凡鄉民之秀及官吏之子弟皆入學親為程  
較其文藝恩意深美由是諸生率教仍歲有登進士  
科者後在中山見河朔軍籍世家相承徂於姑息前  
人至墾闢場取菰蔬之利公至闢之日命一軍親肄  
習焉軍士番戍婦人游俠于外歸取首原公下令連  
營逋蕩者無得首必盡法戍兵傳聞莫不懷德繕甲  
兵完壁櫓皆起功緒在鎮未幾其首公勤職如此秦  
州西鄙皆雜羗有種落叛官兵擊滅取其地以建寨



板築僅已而公至守禦器備舉未集公規營指顧如宿計民不知有興也度其土田募千戶以為守公私後無勞費州有質院質諸羗數十百人扁繫嚴密被質者自少而長且老死無得出公為閱本末其非利害所存皆釋遣之由是恩信著于諸羗且約部族不得擅仇殺俄而有犯者即斬以徇戎人誓服莫敢奸令在秦不半年而歿然于精慮不遺力矣公性靜密而資長於政事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為必有成成則可久居家理調恤宗族與同休戚仲弟天章閣待制某友愛尤篤公在秦亭內閣經畧平涼帥府接對搢紳以為寵歷官自祠部改度支兵部員外工部兵部郎皆叙遷也先娶彭城劉氏繼室張氏天章閣待制晁之之女封會昌縣君亦先公卒三子燁登進士第大理評事潛欽並秘書省正字五女適滁州來安縣令江懋簡大理評事曾孝序餘未筭熙寧二年歲在己酉四月十三日塋于宋城縣仁孝曲從先塋禮也僕與公鄉黨交游之舊故知公為深銘曰

英皇在宗 儲精學問 寤寐多聞 得公儒雋

道義惟傳 藝文則友 造次法度 克常厥守

帝用知公 資本誠正 于朝有言 稱其德行



豈不爾思 召自南服 諫省史觀 作朕耳目

沃心嘉話 造膝危辭 罔或不以 挹彼注茲

中山扼戎 依依屬公 行未彌月 金滕以封

帝憑玉几 仍有訓命 謂公正人 畀翊儲聖

綴衣出庭 奔號見星 永懷靡及 之死勿暝

宅憂未言 孤忠少與 于藩冀門 深誠莫吐

龍輻發引 攀胡奄然 先期感兆 神明恍通

天子震傷 哀形宸筆 追祿亞卿 恩隆賻恤

公之業緼 足與大為 獨迫于年 莫究發施

治民東南 守邊西北 于以觀政 可推風迹

天子大孝 義篤于親 豈忘先志 公違盛辰

睢陽北原 三陵之右 松梓森森 匪親依舊

有子克家 載世其昌 斯文不朽 流徽共長

朝奉郎守太常少卿權北京留司御史臺公  
事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馬公墓誌銘

公諱絳字某魏大名人世仕魏軍為河朔豪傑祖昭  
美始易士服讀書養志父誥舉進士第有器望終于  
侍御史知桂州公護禱車北還魏至蔡毀甚太夫人  
憂之命留蔡遂寓居汝陽言忠信行篤厚蔡人重之



景德元年詔下貢舉諸舉子推公就試守令勸駕遂首薦登甲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婺州義烏縣至則闢縣扉凡辨訟者徑造于庭為之別白是非因勉之以教義民輒聽命罷去無復詞牒案牘大治後數十年父老猶有稱道公名者再調壽州錄事參軍還赴銓集引對御前選補職事官除萊州防禦判官時蔡文忠公齊在諸生未知名公一見曰海濱有此奇士忘年定交日與游甚驩是秋主試貢士首送蔡公春榜至蔡公冠天下士公得知人之明滿秩改著作佐郎知永興咸陽縣就徙益州雙流丁內艱既除

吳興周天少錄

遷秘書丞知梧州公性剛直不屈上官恥為苟合以是滯留常調官不遂嘗曰吾資不適時與其求容之辱不若全吾道故于鄜杜終南圭峰之下就水竹營別墅為棲逸之地及自嶺外歸稱疾罷官慨然有丘壑之志故樞相王文康公在西府雅知公蔡文忠公亦在內署數勉公起還朝相與稱薦遂以太常博士通判秦州時河陽相王文穆公知州事多回撓公持法不阿河陽弗悅僚佐為公言宜姑為和公曰守正之謂和朝廷置吏豈使苟相順適以為和哉吾知奉公而已內璫乘驛奏邊事承河陽指陰誣中公遂徙



延州代還知坊州賜五品服章就遷屯田員外郎蔡文忠公拜御史中丞被命舉御史而以公名上時王河陽作相三奏而三却之文忠懷勅至中書白被旨舉御史某之所知無易馬某朝廷不用請納此勅執政不得已除公殿中侍御史尋改侍御史公素厲風節及在司察之職危言無顧憚不為擊搏姦姦近名事稱為知大體稍遷兵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改工部郎中徙京東巡按郡縣必為官吏言賦役獄市生民之命所以舒慘者也從政者知於是盡心焉可以上副明主求理之意矣復

入領三司度支判官擢授兵部郎中賜三品服章知梓州還授知越州改太常少卿公老于政事練達人情左蜀遠方東吳輕俗因民所便為之保息條教清約不嚴而治歸闕將請老朝議為于北京置留司御史臺俾得歸鄉里慶曆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考終于臺寢享年七十有五在臺省王沂公呂許公當國重公方介有守從容謂公直而溫寬而栗所以成德也君道少為委蛇不亦裕歟公對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士固有志違道干譽非鄙志者其自守如此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公可為恥之又曰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之志行有之矣性清簡少欲菲衣食家居對妻子未嘗易言色狎侮惟好讀書素多自疾而不能釋卷為子姪講說常至夜分夫人孔氏魏之名族主客郎中毅之女賢明有法義後公十五年年七十八以卒二男曰仲孫秦州節度推官早世曰孝孫湖州觀察推官監泗州倉二女長適張氏次適刑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繹先公卒嘉祐八年七月某日孝孫克盡誠志葬公夫人于應天府宋城縣之長鄉樂不歸魏公之理命也某早託姻媾雅聞話言納銘泉扃傳信來裔銘曰

|      |      |      |      |
|------|------|------|------|
| 太常直清 | 渾然自成 | 少私寡與 | 實性其情 |
| 學以從政 | 仕以行義 | 不為利回 | 以湛世偽 |
| 如玉在塗 | 潔不可污 | 如金在鎔 | 堅不可渝 |
| 方正無疑 | 則猶耆龜 | 滌除明覽 | 亦如水鑑 |
| 達道之士 | 命曰知本 | 萬物變遷 | 道奚有盡 |
| 公之體魄 | 與物同塵 | 公之神明 | 斯還道真 |

故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兼判尚  
書禮部上騎都尉永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嵇公行狀



嵇氏之先出魯奚斯後徙會稽在漢為稽氏後復徙  
譙嵇山遂為嵇氏後又徙睢陽蓋譙之別也公諱字  
穎公實父適師事正素戚先生通經術有文擢進士  
第行敦厚不求合于時仕止廬州錄事叅軍贈尚書  
工部郎中初任荆南石首簿民有父子坐重辟本情  
輕被府檄專按其獄矜而出免其子父已抵法假人  
而言簿君仁人也且生令子後世必昌明年而生公  
敏悟夙成天資謹厚早失所悟力學自立未冠舉進  
士常冠鄉賦修身慎行動必以禮安貧守道事親至  
孝鄉人皆貴而愛之王文正公張文節公相繼居守

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吾待此君所以教若曾此  
君可以為人之師表者也睢陽庠序率先于天下四  
方之士集焉公以鄉行為諸生領袖士自遠至必先  
刺謁公蒙一顧許與者猶公卿之重當是時公名望  
甚盛今資政殿學士范公富公並講習在學願與公  
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秘書省校書郎蔡州團練判官  
初文正文節雅知公後同執政每相謂言嵇君方雅  
之士不苟進吾二人必為成之至是沂公罷相鎮青  
社辟公掌鎮海軍書記沂公移大名隨府為天雄軍  
節度判官沂公特荐於朝召赴闕改太子中允未及



別除授了太夫人憂服除又用沂公荐景祐三年召試禁林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有疑讞請對崇政殿敷奏稱旨特賜五品服外補通判應天府遷太常丞代還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充開封府推官改三司度支判官移判都磨勘司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公在睢陽典學舉子張堯封從公學文公以其俊整頗為延譽堯封依公以立所著文業多納公所後堯封女入掖庭為修媛有甚寵其弟化基嘗造公自陳世舊求父平生素業且請編次為序以獻蓋中指也公不答亦不獻久之同修起居注兼

判尚書禮部糾察在京刑獄明年召試中書除知制誥賜三品服勾當三班院俄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皇祐二年八月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疏固辭詔答不允先是公以疾久在告命下未拜詔閣門以告勅就第賜焉九月十五日捐館享年五十有五上方齋祠總章舉希濶之禮公不得陪侍盛儀命也夫訃聞天子憫悼加恩命有司以翰林中謝對賜洎明堂慶賚悉畀其家別加賻恤錄其二子京秩哀榮之典咸用優等公性淳至有雅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于貧賤姿表秀偉神韻夷粹標致高遠不矜而莊然好



修威儀重然諾每與所親論君子之所以為貴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其任重而道遠先儒有言君子不失色于人故其嚴可憚不失口于人故其言可信如是而後可與立可以臨大節而不奪蓋公之志如此而從事于斯實終其身其在鄉黨恂恂如也見長者必變其與人交久而彌恭朋友切磋其言似不足者其在居室未嘗徒倚踞肆進止皆有常處不大聲愠色平生未嘗與人相忤有所怨惡亦可謂君子人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

吳興周氏抄錄

爾所及也若公者庶幾及焉者耶初游場屋與故龍圖閣直學士郭稹仲微相善天禧中稹為開封府首荐人或揚其私曰王母喪卹未究公投牒于春官保證之以是被累罷累舉曾不介懷在庠序與王洙源叔實充公持為益友三人更相箴儆聞義而徙借成德業鄉論稱之夫以文正之方重文節之剛嚴本朝之高賢名相其所以待公如此天下知公之道有足致焉者爾文節早薨故終始為沂公推引及居朝廷登館閣歷兩禁文章溫厚議論明審行安而節和官修而事舉誠一時之高選也母喪常蔬食誦佛書因



洞其宗旨視去榮利如脫屣寢疾再逾月召姻朋詒之曰生滅人之常吾善勝子京葬九華壙中實以土非惟免諸患顧速反本其遺令如九華襄事子京故天章閣待制宗諒也公娶滕氏給事中涉之女事姑以孝聞端淑有賢婦之風繼室王氏兵部員外郎球之女封扶風縣君三子景章太常寺太祝景華將作監主簿立本秘書省正字某秘出也少學于外訃至江外告以塋期念其孤也幼未能紀述其先人行事哭而略著其嘗所親炙之嘉言善行致于紫薇趙君平侍講王君源叔二君舅氏之執友以請幽堂之銘其在朝廷風迹之可錄而某未之聞者二君必能詳著之矣謹狀

有宋南海大士趙君塔銘并序

昔祖師達磨大士自南天竺竺國授般若多羅記當往震旦而作佛事始以如來所囑付大迦葉正法眼藏逾海越漠以至中華為法求人而得大祖鑑智展轉傳付四傳而寔章五傳而其道大光至於六祖興于南方化緣益廣遍周沙界祖生新州終于曹溪轉妙法輪四十餘載故於嶺外所被尤深間有異人世出者但密行多晦微言不顯非流俗情識所能窺測以



是莫可得而知尔海陽趙君盖其人也君諱崇其先曹州濟陰仕族曾祖季良五代初歷官顯要後唐莊宗伐蜀王衍歸命明宗按蜀計簿發其積藏季良以太僕卿充劔南轉運制置等使至成都孟知詳已有異志見其材高可與圖事因奏辟為節度副使留不得還知詳僭國遂以為相位至太尉祖元授從孟昶歸朝補東頭供奉官考陶婺州司理叅軍君幼孤事母至孝仲父挈之任南恩州錄事叅軍卒官母性寒戀南土因家南海累舉進士母老就攝官補連州連山尉母病瀝臂血和藥日至數服疾篤思羊羹剗股

肉進臙聞有異香食之良愈母終刺血寫佛經積成卷帙服除再調潮州海陽簿一旦去官棲止海上禪刹繙閱藏典君既素志禪宗又通經教常從諸方叅問知識未有以契會于心番禺有逸人曰潘先邑里長老云自少見焉不知其飲食宿止處所冬夏一裘未嘗易也日游于市莫可與之交言番禺人呼為潘盎俚言盎猶狂也君聞之曰吾可從之游哉早年或遺君精茶一餅君默識之曰他日有無口人可嘗爾及是令人持茶一甌以頌四句投之潘覽頌啜茶遣人回語君今日果遇無口人矣君遂見潘于州西長



林古屋語三晝夜都忘寢食廓然通宿命具慧眼從之三年不歸親舊以為惑疾後乃間至其家不復避寒暑毒草惡物遇輒啗之或謁問禍福時為之言罔不驗山林鬼神徃徃受教戒過汀州抵上杭縣山寺有神祠民日荐牲牢君戒責之至今惟饗蔬饌此類甚多山人劉立久依君忽謂立曰京下言法華約我今當赴之遂不復食月餘留一頌示其子昶安坐而逝家人號呼遂巡復言曰吾固告汝矣何戀之深也起居如平日家人不復為慮無何妻子有所適回見公化已久矣時四月已熱因龕而塗之家人守宿經

百日夜未央聞叩龕聲禱焉復叩翌日發塗儼然如初君告寂時叉兩手於膝至是舉一手疊二指若實叩者焚其衣於庭舍利滿地傾城瞻歎巷無居人初言公住京城景德寺人亦以為狂不可親近與君倡頌萬里徃來目君為赤溪山主山人劉立後為僧名行忠亦持住傳法從君最久故徃徃能記誦其義句深矣大意若云兜率天宮之道侶也劉立親于君赤溪何謂也君曰內院山各尔凡此皆非常情所可測者事有不可誣也已君性剛厲少年事佚游毋憂形於色君自悔責斷左手之小指以謝母遂杜門不出



以至成學業與循州舉子鄒起同下第起貧且病不能歸君傾橐雇傭舁起就路或自負而行竟致起歸歸其家福州進士翁彥升薄游嶺表逼秋試不能歸君與梧守善援彥升得從梧州荐聲家資其行彥升登第後終郎官因是索然四壁其風義如此卒年五十四再娶鄒氏黃氏子三人昶鼎且昶今任楚州團練判官信厚士也忠師淳直所記君事迹詳寔某年月日葬于沂州臨沂縣某鄉某里以君坐而逝故從浮圖法以塋焉所著偈誦別刻於石銘曰  
海濱大開士 日光佛化現 君獨常親近

得第一義心 了自覺聖智 觀世悉空寂  
以是清淨觀 廣大無碍觀 十方如掌中  
視菴羅勒菓 彼愚夫幻夢 歿在種種見  
聞是微妙因 則狐疑不信 得法眼淨者  
應見此境界

上都故左街僧錄知教門公事宣教大師塔  
銘并序

仁宗皇帝在宥天下慈育含生萬機之餘迴向正覺時則上都左街僧錄宣教大師智林道行素修息眷最厚咨訪梵學酬答句偈師於本教陀羅尼門受持



精制國有祈禱感通多應故尤見欽禮僕早探內典  
嘗與師游間問師諸陀羅尼佛秘密藏華竺異音類  
不翻譯其旨云何師為僕發明隱奧科指條暢楞伽  
所謂句義形身三和合相師悉開解貫通其妙又嘗  
問師絜索諸部壇場軌儀種種莊嚴不離世諦無上  
正等諸佛心印其何用如師云壇有多名空智為上  
一念淨圓同法界性住無所住如空無依彼誠之至  
者猶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妙湛摠持一相三昧具  
是神力豈思議所及佛以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無  
有二法惟一乘道至于隨緣立教應物利生百千法

樂全文集卷四

門等為妙用空智云者第一義也諦也僕故知師得  
深般若究竟諸法空相非但嚴淨昆尼專精觀行而  
已師姓阮氏其上世番禺人既受具禮廣慶閣黎為  
師傳秘密教正勤四十年不虛一日自真宗時入  
內應奉仁皇樂宗佛事擇開寶寺西北隅增葺精  
舍祓除淨場神筆親篆成道釋迦之殿飛白繼昌之  
閣金書寶生佛號而製其像供具華珍物皆內出因  
賜名寶生院屬上足住持師主香火焉迄今四朝歷  
遷兩街主教門事天下僧藉為之統首內由宮省以  
宗室貴賤莫不厚為之禮道俗欽嚮播紳景重弟子



百餘紫方袍者十五人熙寧四年四月十二日起居  
 如平常作而曰吾報盡今夕耶暮而歸寂報齡七十  
 一僧鵬五十三即以是年五月某日墓于開封縣褒  
 親鄉東原為窆堵而不窆從本俗也上首寶印大師  
 惠聰等以僕與師有道緣者奉師平生所持陀羅尼  
 梵夾來告葬期願銘塔石為之銘曰  
 釋尊出世 像教示權 一心之微 教外別傳  
 百千法門 派分支出 曰陀羅尼 法中秘密  
 善慈之義 威怒之容 至于空智 乃會于宗  
 不動明王 燭鬘清淨 惟師摠持 獲是尊勝

金剛寶印 如令之行 祇承四朝 善利群生  
 幻有起滅 本無去住 累甃東原 表茲空聚

蔡資政墓誌銘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正奉大  
 夫行右諫議大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上  
 護軍南陽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蔡公

墓誌銘

公諱某字子正宋人少而敏於學未冠登進士第俊  
 聲聞于時釋褐虔州推官再調陵州部司察其才就



舉監益州市買院丁外艱甫除上官藉其器幹人人欲引為己用時夏寇犯塞王師興討久無功翰林王文安公將命安撫辟公自從遼人間我羗戎之難集雜虜鄙上來渝平富丞相往使請公以行所齎誓書有未安與俾公自雄州馳入白執政仁宗欲知虜情亟召對不及易朝服占奏明辨特遷大理寺丞尋改殿中丞簽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河東荐公才任煩要徙通判涇州除太常博士易鄜州夏人請置榷場通關市命公會羗豪于延州以定榷法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濮州有剽賊執通判

井淵以縱掠公上言宜如漢喬元不以劫質開姦路急捕擊之朝議從其言賊遂沮壞時河北寇盜充斥公以選知博州賜五品服至郡飭屬城嚴比伍之令求閭里宿猾嘗為盜囊橐者得數人密召約束貸其宿負以補吏使察諸偷區處每發輒知其主名吏兵掩取無所逋匿歲中獲數百千輩境內肅清博平聊城田租多隱沒積為敝公為均之條教明審民無擾而稅大增三司上其法請推行天下後諸路稍施行公為人彊力天性明于吏事故獨能行之他吏苟以應命徒為紛更之敝材譽寢聞凡中外煩重之職推



擇必首及之擢開封府推官接伴契丹國信使皇祐中  
以陳許鄭滑曹并京畿為輔郡以公提點京畿刑  
獄面賜三品服建議開封府祥符兩赤縣仿唐制縣  
尉二員一主刑禁一出警捕至今為便改度支員外  
郎先是河決澶淵久不塞橫流匯漫被害數千里李  
仲昌請修六塔河入之海命公同領其役值大水雨  
河不可塞坐是再謫免久之起居知信州改南安軍  
與南雄接境嶺路巖阻公為剗而甃之為永世利有  
旨俾兩路常修完無得頽圯先是江西廣東福建益  
路益法廢亂姦宄不禁至被鎧仗擁旂鼓千百為群

乘勢剗劫吏不能擒制公奏請嚴勅所屬共除民患  
中書難其才謂莫如公者就除江西提點刑獄賊盜  
鹽事專以委之復度支員外郎公計盜本以利合徒  
重購捕斬非消弭之術當設方畧散離之是為長策  
乃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得六萬  
餘擇其精利給諸巡捕吏兵賊氣已奪群盜以賈魚  
為名公令賈魚者齎鹽不及二十斤眾不至五人不  
持兵皆為良吏勿問人情便安大黨遂解舊制自海  
陵諸場運益積之白沙自白沙運之江南荆湖率濫  
惡不可食公為具舟令州郡各本場受之鹽善而數



足昇其羸舟以給風波之備自此南國之人始識真  
益在職二年姦猾震壞渠魁効首凡捕魁長數百散  
群盜九萬人歲省刑罰千萬計增鹽課四十餘萬凡  
所條畫著于勅令以為定制就遷司封員外郎秩  
比轉運使英宗召赴闕數賜對訪問公言諸道安  
撫鈴轄司軍旅之事得從便宜百姓有罪當守格條  
法外配隸非舊制也由是申明禁止刑無僭忒除陝  
西轉副運使每憤歎吳賊畔亂之際陝西四路屯禁  
兵二十餘萬義勇弓箭手番兵倍之氐羌種落大小  
二千城爾殫天下之財力喪中國之威靈勝敗之數

可從知也因陳禦戎攻守大計書奏天子避之知  
其有將帥材略未幾除工部郎中直龍圖閣權知慶  
州兼環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事時諒祚  
驕僭自謂元昊風類侮慢弗率稍引騎並塞侵迫內  
屬部落公曰羌自納誓邊吏保境乃今鴟張漸不可  
長宜有以創艾之遣裨將耀兵境上密使番官趙明  
伏隘邀之羌不意軍出引還伏起大殺獲前策羌謀  
必來報陰除備間數月諒祚果入寇大順城公以大  
順城堅故以委之揣柔遠城惡而當要害以屬重將  
張玉配以精兵守之一日公與賓僚奕烽起民囂公



令無噐寇在吾殼中矣諒祚自將騎二萬諸豪部衆  
過倍結三寨傳城三面傍城有水可涉公令布鐵次  
沙中羗騎渡水多蹶大驚以謂有神諒詐不堪其忿  
督帳下決戰公先選強弩八百隱壕外矢徹重札諒  
祚中伏弩引却俾張玉募勇敢士夜薄虜營虜殺傷  
多遂潰初騎寇猥衆而我師不及三千吏士惴恐公  
料敵制勝覆之有餘力虜自寇入未嘗挫敗及是諸  
戎始知畏懼國威用宣 天子馳內使手詔慰勞賜  
之茗劑因請停夏戎歲賜而詰其奸命之罪時朝廷  
已定議而公奏亦至使者遂行諒祚竟以傷痍致斃

上繼命近臣傳旨度控扼修堡戍捍賊衝公奉詔按  
視馬練平左通廊延餉援右固華池形勝中禁鹽盜  
往來抨畜請城且以地利既得俟報必失機會遽遣  
种古集役費張玉搃兵護築四日寇大至駐七日不  
得逞而解城立壯大壘壘木樵闢具畢飭雄寇諸鎮  
乃分屬羗三千隸于新城 上賜之名曰荔原堡卒  
為要防公常謂兵机莫神于用間非聰明精密者莫  
及焉公坐府閣虜變輒先得盖涅中酋豪多為用者  
其致之之術深矣番官思順黠虜也本熟戶叛入羗  
周知漢事羗人信用大為邊患會其部族有歸漢者



公因宣言思順且歸俾環州密為具以待游兵要路  
伺接之夏人果疑未幾謀報思順被害羣羗深仇趙  
明方多中傷公常先事幾保佑之故其子父為盡死  
力淮安鎮種豪屈多有謀勇落勝兵數千邊臣失于  
撫御拔族背去更為羗用十餘年公因事致之復順  
漢撫納不疑請以補班行為本族巡檢懷服恩信卒  
收其力羗中首領正名怡骨丁勵鬼劈延羅皆桀黠  
以腹心事公願指如意非聰明精密者耶 今上即  
詐以公積勞除天章閣待制俄易渭州兼涇原路馬  
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時兄抗以樞直帥秦公以

兄弟鄰境為辭 詔旨不從涇原天下勁兵處最當  
賊衝前吳虜凡三大入皆此路自納欵戢兵垂三十  
年將吏弛惰戎事寢廢公至按尺籍閱得諸游冗之  
兵僅三千人悉就訓勵朝廷聞之詔札獎諭推行諸  
路以為法所統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用戍守而  
不習戰公分隸諸將結為隊伍定廩給之式定立遷  
補之令皆如軍制時使迭休人忘其勞後遂與禁旅  
相叅戰守屬土兵闕被旨招益三千人公奏義勇可  
備征防覆問以措置之宜公條上番戍之法且省費  
之利 上嘉納其策復布告諸路以為法舊募伉健



士以為游騎選鋒名勇敢資養優贍未嘗料簡豪右子弟市井之人竄名冒役幸從軍作姦利于功賞公始程其材藝為之陞黜空食者斥之又于熟戶蒐擇壯銳籍為蕃勇敢得千五百人騎自當分邏境上戍兵得休月一易者季一易公曰務農積穀保邊安民之長慮也美地薦草武備孰先馬隴坻沃饒蕃漢雜耕舊皆山林本自縣官闢之因檢括得田五千頃召人耕獲儲為凶災之備邊戶冒禁私置蕃部田法應没入得田八千頃募弓箭手三千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寨壕外有曹英開展新壕久不得城中

有土山可以乘高望遠據險結壘可扼其走集乃遣諸將分屯衝要役五千兵築十八日城畢樓櫓闕健兵廬吏區倉廩廐庫材用無慮九十萬營辦夙具民不知役開地二千餘頃募弓箭手千人守之勅書褒答賜名熙寧寨熙寧元年冬謀知虜集兵葫蘆河公曰往歲諒祚謀鈔秦渭嘗點集於此盍備諸命田牧者急收入保部勅諸將申嚴警候七日而賊至出精勇逆擊之賊驚亂乃奔散公曰羗無它釁忽生變入吾圍雖北不可為繼也遣四將分路入討破蕩勒緩等七族首惡殲焉首降者釋不誅羗震恐相率徙



天都山之北 上聞遣分璫錫命特遷右諫諫議大夫留再任熙寧三年慶帥失律致寇而不能禦虜騎攻圍華池大順荔原勢甚張公謂張玉慶州幾危吾豈得坐觀亟命玉以萬兵赴之羗素畏公威名聞涇原兵且至已懾兵既至遂解圍而遁勅書稱美別賜手詔云微卿忠義許國即督諸將應援必至覆溺俄命韓丞相為陝西宣撫別旨羗事俾與公共計議四年慶州軍亂關陝騷然公命玉倍道奔命至邠遇賊掩殺殆盡 上聞俾近侍賈尺一慰勞且云慶州軍叛非涇原之救內郡無以安帖就遷龍圖閣直學士

廣銳徙營軍士憚遷搆亂城中惶擾公以一軍校諭之衆不敢動推其倡率十九人即日斬于毬塲營竟徙每軍變倉卒鎮靜晏然人皆壯其氣而服其量公喜用土兵故多募弓箭手後因恢復熙河故地詔發精銳往助攻討涇原之兵戰尤力諸路將帥莫不服公訓練之精在邊專以田牧為急意在厚生敦本醜引涇水溉田民享其利以羗虜綏附罷省諸城堡不足禦敵者但存守望而已土兵營同華更上下戍邊請三分番代益減東兵以實儲峙邊郡霜早民艱食轉徙公賑廩全濟者三百餘萬人番部飢質田于漢



戶過期不償輒被沒公貸官錢贖還歲取什一之息  
償足而止後遂著為邊法治兵械便巧造鑣槍絕河  
巨鉅常戰牧龍以鑣槍獲利熙河之役道阻水獨涇  
原兵先濟 上聞皆推行其法平居與諸將燕樂投  
壺雅歌恩意款洽撫循士卒軍中磨礱薪樵紉縫之  
事莫不為之經營疾病者親為處醫藥死喪瘞埋必  
使識其處所父子在軍異營者請比類遷之同居事  
至細微必求其便利惟恐士有所失及有興發一以  
軍律從事部分整輯號令嚴明師有功歸之諸將  
上有賚必以及之小違節制必劾奏既而密請于

上或止爵金故軍令必行卒乘競勸上恩下逮士忘  
其死有事攻討未嘗奔衄紀將帥者公無異論馬五  
年中貴人奉璽書召赴闕慶渭懷之皆立生祠公在  
二州屢上兵事其奏議率親草雅有體要 上語左  
右曰涇原之奏覽之可喜有使者還朝必問其年顏  
何如徒以選代難其人未召也及對拜樞密副使  
上曰卿在邊得簡稽之要俾具條式以聞又召涇原  
部將臨閣于崇政殿嘉壯之頒其式諸路俾帥臣躬  
為按閱謂之衙校法面命之曰邊事一以屬卿河州  
景思立戰歿 上御天章閣召二府問之公請行



上曰是不足為卿勞河朔有事乃當行爾建言陝西  
土兵父子兄弟在軍由行伍補將校姻黨株連徂于  
姑息河北保塞之亂可懲也請因郊恩比京畿轉遷  
其軍校不惟消弭後患抑才勇之人有以自奮于後  
推及諸路著為軍制遼人來疆代北之田頗撓封畧  
公請追集北邊戍兵置三人六將給以虎符專事訓  
練逾年藝倍常格悉為趨勁京城門鑰舊禁不嚴請  
置銅符以謹啟閉善於敷奏開說詳明入告謀猷多  
蒙納用沃心造膝則莫得而紀也任職三年夙夜不  
懈七年冬奏事御前忽眩而仆內侍掖就西廂上

吳興同元少景

親臨賜藥自殿中肩輿歸西府中人監太醫診療辰  
夕奏起居狀存問相屬逾月少間懇祈罷退恩旨固  
留章七八上方除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上使近臣宣旨慰諭厚自持有瘳復位未弱遂不良  
行元豐二年五月一日薨享年六十有六神志不亂  
方與家人語奄然而終訃聞 天子惻怛為輟視朝  
贈工部尚書三代閔闕著在伯氏誌銘娶王氏禮部  
侍郎致仕渙之女贈汝南郡夫人繼室禮部之弟殿  
中丞演之女封睢陽郡夫人並先公卒七子昕湖州  
歸安縣主簿朦太子右贊善大夫天申殿中丞燁太



子中允堪太常寺太祝穀將作監主簿修尚幼昕天  
申早世五女長早卒次適秘書丞李閔著作佐郎趙  
磐潤州司理叅軍王紳幼在室公起諸生本以文學  
進雅有大志間讀兵書戰策以將帥之畧自任游邊  
知其山川城邑至於風謠氣俗莫不諳悉既典方面  
治軍旅追惟寶元慶曆間元昊陸梁遠人僥倖之事  
每慨然長歎以為上憑天子神武之威下乘戎狄  
衰敝之勢湟湫以西可繕亭梁長城以南可撤烽候  
顧齷齪近習未嘗精慮爾世有深識者亦謂其言之  
非徒然也居家理兄弟友愛鄉閭稱其睦調恤宗屬

善教子弟故諸子多才文集二十卷平生之素業存  
焉七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先塋銘曰

惟皇作極 文武是憲 文經邦國 武定暴亂

道遠乎哉 厥有常典 在人賢者 識其大方

神聖御圖 鼎熙駿命 法天震耀 以肅荒獷

有躄蔡公 資適逢時 祇通常德 式宣靈威

蠢爾羗醜 昊實虺蜴 逝矣西土 為所踐食

祚濟其凶 將復跳踉 公來纘戎 爰扼其吭

公謂諸將 兵者死地 尚命糾守 天不假易

氏首狼驕 敢觸吾藩 參連一發 竟成游魂



排難解紛 均庇鄰路 帝稱忠勤 康錫蕃庶  
徹我土疆 務農重穀 憂國區區 惟日不足  
帝曰汝賢 朕志先定 屬爾樞機 本兵之柄  
廟堂忼慨 國論以明 帷幄密勿 嘉謀允精  
義激于中 之死靡避 風淫于末 此生奄廢  
在周方虎 濯征淮浦 暨漢營平 窮討开零  
公在西園 威行戎虜 入經大冊 匪命誰沮  
北原先塋 喬木森森 吁嗟壯志 此焉消沉  
有子多才 是謂善建 神明不忘 于幽冥恨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上柱

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  
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資元世家吳郡吳越有國諸錢疎宗皆見  
錄曾祖某祖某獨安素業不求仕太平興國中錢忠  
懿王入朝吳越國廢考某始赴京師就職事為左侍  
禁今贈左武衛上將軍妣倪氏追封淮陽郡太君公  
天禧二年擢進士高第歷汾衡韶三州軍事推官調  
吉州判官三司舉監開封府東明縣鹽酒稅丁武衛  
喪吳中無舊業家貧不知所歸聞陳州可居奉其母  
僦屋以居性介潔秋毫不以干於人陳人推重之遂



卜葬而家焉丞相呂文靖公出鎮陳察公行厚有經術歸朝薦以為國子監直講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晏丞相守陳州辟簽書鎮安節度判官公事呂文靖鎮大名府又辟公勾當糧料院當寶元中夏戎叛命契丹來渝平時三邊多事呂公當北門之重意在得公幕府自助故以是縻之呂公復入相公以親老不樂留河朔移簽書河南府判官賜緋衣銀魚晏丞相為言其親老願得近陳一官徙通判潁州過都遂留刪定一州縣勅尋權大理少卿遷三司度支判官擢授河北轉運使以親老辭不行改江南東路皇祐初

召還詳定一路勅未幾以選充天章閣侍講俄丁內艱服除還朝超拜天章閣待制仍侍講就遷龍圖閣直學士久之出知蔡州閏歲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就徙亳州又改陳州至未周月召還復兼侍講知審刑院屢請補外得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就徙潁州再改陳州逾年復被召因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公幼而好學長遂專精自六藝之文與先儒義說造微析理得聖人意為深方仁宗時天下靖安留神經藝日開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公於是時以古學進侍經筵其講說敷引諸家指其異同以發其



長義辨而不給簡而易曉故人主樂聽而不倦間有  
顧問必依經以對因以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迪  
獻納之益故前後留侍十五年特被恩禮以見重於  
朝廷每丐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復呂蓋有以  
簡在清衷者矣故事講官分日迭進公將出守蔡州  
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此秩於是同列罷進者浹  
日尤長于政事兼通刑名法義之學再糾察刑獄判  
刑部三為審刑大理慶曆嘉祐編勅至於州縣諸路  
條貫皆公刪定詳處格令明恕詳平天下遵行莫不  
稱允其修編勅以罪之犯勅者重犯令者輕故請移

已與同天少錄

勅文著入于令條目甚衆嘗議告捕法凡罪有可告  
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民得以措患於人因為省去  
許捕之文百餘事一路勅成例進勳爵 上獨賜三  
品服謂輔臣曰是其有母八十歲而事之以孝聞可  
使慰其母心治郡有大體使官吏安名分謹事守而  
已有所建請必令具簡牘故下不敢妄進說視歲之  
善惡救荒保息弛設各有法度大約為求其便宜以  
成其愛利凡通流失業之民吏拘細文抑不得伸者  
必為道路以盡其情使不失所故所至民安樂之性  
沉靖不累乎物雖在顯仕居養清澹不易寒素之操



動循法度以名教自約始終一致老而彌篤晚節覽佛書深好圓覺經以為諸幻悉滅非幻不滅斯為至言由是得自證淨智修然游方之外熙寧九年十月四日考終于私第享年八十一歲累官自佐著作改秘書丞太常博士祠部刑部兵部員外郎刑部右司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工部刑部侍郎歷職三司鹽鐵副使判太常司農寺少府國子監提舉醴泉觀契丹國信使雖晚達而踐揚中外逾二紀不為皦察之行不求詭激之名循吏儒林列之無愧矣夫人上官氏刑部尚書佖之女先卒追封許昌郡君三子長卿

大理寺丞仲卿太子中舍孺卿太常寺奉禮部三女適職方員外郎王億清江縣令許升卿屯田郎中王庠二孫男曰秉守將作監主簿曰乘試將作監主簿即以某月某日塋公于宛丘縣友于鄉從先塋所著解經義及詩集共三十卷藏于家予在朝與公嘗同僚游有舊及再守陳公嘗見謂曰它日願丐一銘九泉可作無恨矣至是其孤以狀來追懷緒言悲不能忘為叙其行事而銘之曰

允文仁宗 崇儒尚德 公資逢時 發身典籍  
敷經帷幄 睿思日益 以重於朝 稽古之力



仁宗慈聖 不忍一物 全茲生民 惟刑之恤  
謂公詳明 屬之丹筆 忠愛之心 本乎仁術  
刺部典州 事舉其中 寬以得衆 敏以有功  
誠而可信 簡而易從 休然餘裕 挹之彌冲  
公性至孝 而行篤厚 處簡通恕 莫奪所守  
素履終吉 既介眉壽 報則未克 以貽厥後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樂全先生張公行狀

本貫應天府宋城縣孟諸鄉

曾祖文熙皇贈太師

曾祖妣蘓氏武功郡太夫人

祖嶠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祖妣劉氏沛國太夫人

考堯卿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

妣嵇氏譙國太夫人

公諱方平字安道世家睢陽三代以公貴封贈各極  
品位景德四年丁未生舟中有盜躡船後旬決未得



發是夕泊舟在野盜乘便將送適太夫人欲就蓐問  
乳醫居隔水因移舟從之有舩後至正泊其處盜夜  
至不知舟已易也大譟攻劫後舟乃武人登岸與鬪  
盜奔散有被執者自言其情方知誤爾由此母子無  
恙公齟齬英秀神采瑩徹見者莫不慕悅之皆謂仙  
骨道韻非風塵中人也稍長敏惠夙成飄飄有凌雲  
之氣太師冲默燕靜不以物累自嬰而太夫人賢明  
知書躬自教誨年十三太夫人撫之曰揚州俗浮薄  
睢陽鄉里有庠序四方學者萃焉吾弟為之領袖汝  
方志學盍往依焉吾惟汝一子念孟母徙鄰之義不

遠千里致汝外氏俾之就業汝往勉哉夫人弟穎時  
名士有學行故割情遣之既至舅氏器愛之切磋講  
習業大進常宿學齋二鼓就寢忽有扣門甚急公起  
問之乃一生自遠方至

舉子許育自  
亳州城父至

曰延與語俄頃

堂垣頽簣案盡碎公資性明悟詩書一覽輒通罕復  
再閱不能為精苦至其要節不復遺忘放曠不屑細  
故其度廓如也暑月乘醉步於郊外大雨暴至不覺  
行遠向曉方醒乃偃卧水中奮而起歸亦無他不自  
測其然也在鄉黨交游不雜諸老先生皆自謂出其  
下名聞四方宋宣獻公綬蔡文忠公齊繼守南都解



榻待焉歸朝大為延譽明道二年制舉六科因共稱  
薦舉茂材異等科范文華諷見公文章曰奇士哉因  
同二公列名以聞召試秘閣選預廷對釋褐以秘書  
省校書郎知蘇州崑山吳剡邑戶三萬多田訟至三  
數十年不決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人殺占田無限  
但指四至涇瀆為界歲久水旱涇瀆移易更相侵越  
縣受辭歲追擾鄉鄰覆驗往返入務罷習以為常鄉  
人不得安業積苦之公索田訟凡十餘案召佃人問  
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公悉收其餘以賦貧戶  
自此田訟遂絕范文正公仲淹蔣公堂守姑蘇邀公

譚游罕在縣縣亦無事蔣公勉公曰即代歸朝何以  
為獻空言無補不若著諸時務之為益於治也公因  
人事之間採掇當世之得失浹日成芻蕘論五十篇  
十卷蔣公披閱不得釋手積而上之薦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睦  
州是歲地大震河東災異數見詔求直言公上疏闕  
下指切時政之失引義慷慨援經術推明七事極當  
世之敝以大忤在勢者制策登科官罷當召試公既  
孤介未嘗造要門復此奏疏故不召疏在文集先是韓忠  
憲公解叅知政事知南都奏辟公通判應天府既成



命矣及對策指陳時事無所顧避執政竟用此更除  
新定實左遷策在文集仁宗張六科網羅天下英俊其

布衣登茂材異等者惟公與富丞相訖三朝無復  
繼者其再登科者惟公一人至新定之次年夏戎阻

命廟堂慮害不深玩成大梗興發調輸不閱歲而天  
下被其勞公上平戎十策集在文時呂許公復入相方

勵精得公十策謂知樞密院宋宣獻公曰六科得人  
哉蓋以公初為宣獻察舉爾十策悉施用時勅州郡

諸縣增置弓手約束甚畧郡縣異見措置乖宜公以  
謂賦役大事理宜均當列上節目八條朝廷更為詳

議事以周密俄又命朝臣分使諸路於所置弓手招  
募配補諸軍公陳六患上命中書下公奏所遣使

者由是募人莫敢迫民情少安二奏在文集呂丞相每閱  
公章奏謂同列曰國器也凡條白必施行焉用舊相

李文定公辟徙通判天雄軍續有旨召赴闕既朝  
對面賜五品服章翌日上諭執政送學士院試俄

而記之曰是其再對制策者執政共白其所上章疏  
朝廷採納已見之行事矣上曰安用試即除直集

賢院以李公舊相特旨俾赴辟命李迪或移徙即令  
不俟代歸館供職公還南都將迎親就官李公徒青



州即日除太常丞知諫院舉劉夔王質自代夔遷知廣州質除荆湖北路轉運使皆有清名是時夏寇阻命覆軍殺將相繼國家多事公獨在諫垣外論邊事內正典刑造膝盡規悉心將救仁宗寬大容約當國者雖惡其切直然亦賴以肅中外王師挫衄關陝動危先是張士遜作相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故罷免知院王巖等而中書自如也公援典故請政事摠于中書以通謀議上以權宜為然降制宰臣兼樞密使自是戎事機密中書始闕預奏在夏竦文集等領陝西四路招討經畧安撫使并護諸將四路稟

覆事失機會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為守可以責効朝議然之故竦內徙而命四路帥臣自此人知自力備禦益修奏在夏竦文集前范仲淹在延州遣人遺元昊書喻以逆順禍福既遣使而錄其書本以聞賊答書辭不遜仲淹焚之叅知政事宋庠以為邊臣擅交境外又致慢書辱國建議請斬仲淹仁宗以其言險不用然自此邊臣以為戒慶曆元年冬郊公乃請因赦書招懷夏寇因令邊臣通其善意仁宗善曰此朕心也至中書又詳白執政嘉奏也非君孰發此者郊禮成肆大青赦文所載皆如公請因是西賊通問遣



使至于納款解兵息民公啓之也

奏疏在文集

在賊順命范

仲淹韓琦龐籍皆以西事平登拜二府是歲赦書錄

用功臣之後加賚戍邊守將功臣立私廟賜戟凡九

節皆公建白

奏在文集又

上親祠郊廟徹登壇陞黃道

虛小次不御糾諸祠官不恪饗用金石新樂皆上

特從公言

奏在文集

惟日孜孜以思補益大旨論風俗本

於厚論刑名本於恕論賞罰本於正論朝廷本於官

人論邊防本於選將論財計本於嗇用今所編文集

後論事十卷其著者存之且數十百篇有所不可傳

及所遺者多矣亦足以知公之納忠匪懈也公以章

疏數上思有以啟迪主心俾不倦因上言聞之荀卿

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

也唐室治亂于今最近請節畧唐書紀傳中事迹今

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可以為

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喻漢

事之意也上悅從之後遇事有當言即取其類者

以進三五日不入仁宗輒問其故樞密使杜祁公

衍聞之曰此所謂陳古以刺今詩人諷諫之旨矣後

除知制誥仁宗命取所錄唐書奏御者編次為一

集留中焉明年春除修起居注仍領諫職冬使契丹



假起居舍人知制誥入虜境及郊迓戎主與弟私至  
范陽郭門外母闕支等亦乘駝車出郊道旁填壅觀  
者莫不屬目焉燕日戎主親至坐前命玉卮揖公曰  
聞君海量畢之語左右曰有臣如此佳也又因公出  
館至公寢室繙藥奩取湯茗懷以去所賚必別題送  
之禮意殊厚使回進語錄中有 答數節皆逆折其  
事端當時禁中大黃簽標之以示中書自此戎使以  
事宜至者輒命公館伴慶曆中館伴數矣二月使還  
三月召試中書除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章時慶  
曆二年也尋糾察在京刑獄判吏部流內銓登聞檢

院昭文閣太常寺兼禮儀事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勾當三班院知審刑院審官院兼史館修撰  
專修日曆修宗正寺玉牒詳定編勅修唐書樂書充  
館伴使考試制科武舉每兼職事以數四輒辭避解  
之于時 仁宗眷公厚對必留降必目送凡朝廷重  
議官局要處宰相不敢不以公名上中書嘗擬曾公  
亮史館修撰 上不從賈丞相語公亮得張君一薦  
可哉公為薦 仁宗即許西掖辭制唐元稹獨得深  
厚之致唐末歷五代國朝鮮及王言之體公文既爾  
雅濟之雄贍號令風采煥然一新庶幾西漢之遺韻



矣至今天下推伏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時政有所釐  
革必伺公入直始出事目降勅詞常謂朝士張舍人  
於教化深非但妙于文辭也自是兩禁辭命有訓誥  
之美由公倡之 仁宗臨御歲久日曆因循失紀章  
丞相監修國史奏公續修之公始請自乾興迄慶曆  
臣僚之薨卒悉追取其闕閱功狀而已有門緒彫喪  
或子孫不能紀其先世遺落多矣展轉究訪僅可條  
次至於諸司沿革事典悉責送官乃僅有存者及仁  
宗四十二年誤著實錄賴公中間採集稍有預備於  
時操事者頗立交黨更相貴寵互為游說奔走胥附

公正色于朝獨立不懼衆雖不悅無如之何范文正  
公每以公議持之 上亦自知之深也吳正肅育春  
卿宋景文祁子京與公最厚善每相謂曰不動如山  
其張安道之謂歟領審刑御史臺有獄辭連歐陽修  
時脩任河北都轉運使制使就推脩不承覆推如前  
具奏法官當脩報上不以實之坐公以案上 仁宗  
盛怒謂使者有黨故不盡情命送中書選官復按公  
謂賈丞相曰相君與脩異衆所知已今覆推無狀而  
復按雖有旨天下必議公公盍圖之賈丞相為之解  
釋得罷按而復下案審刑取旨詳議官引江湖上佐



之例以白公公不從乃上言審刑特旨嘗在法外而  
領審刑者一員專其輕重凡侍從官位任已重有吏  
議請自中書上取衆議之允也竟不以上而送政府  
賈丞相思公言止奪脩龍圖閣直學士以知制誥知  
滁州續有龍圖閣侍制王素案公引前請又不斷而  
以送中書不悅公亦自引罷審刑斷例命官犯贓私  
罪案後収坐舉主公上言収坐舉主而許首免者貴  
使常察其所舉者之不法也而致仕官既已解籍休  
退謝遠人事不當與在職者之責朝議為然由是致  
仕官免收坐吏不及門矣夏文莊公有憾乎張耆者

吳興自氏少錄

子閣門使得一守貝州到郡七日吏卒王則卜吉生  
變拘得一王師攻圍六十日城破下得一御史臺法  
官當得一謀叛文莊欲盡叛法論時相陳恭公執其  
事以為得一庸懦被拘不能死已抵重辟叛本無謀  
仁宗為免緣坐而猶沒其第公與張氏風馬牛不相  
及聞耆妻僦舍陋無以處其族曰從容為言耆真皇  
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今得一妻子免緣坐耆猶在諸  
子衆而沒其賜第法不類仁宗為然以其第給還  
之迄今張氏子孫莫知者仁宗因從容問公臣察  
上言治術在刑法今法弛故下慢非峻法無以振頽



樂全行狀  
九  
做大臣亦有為言者何如公曰古之聖賢言治道本  
于德義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國朝列聖累仁積厚  
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百姓懷惠安于壽域法無  
由弛人實弛之去諸姑息懲其僥倖顏敝自振不在  
峻也既而資政殿對策條陳亦如此 仁宗善公言  
羣論遂息受命修慶曆編勅公以為編勅者當依律  
門類而備其起請之因參詳之意本末悉具乃名編  
勅治寧歲久事日滋廣天聖之後文簿猥煩乃許編  
修官刪潤而加損益或數事併一條比附有所不盡  
天下承用多失法意議欲省其繁細稍復舊體執政

難之及書成公校新勅凡諸刑名使無加於舊文乃  
上之權知開封府聽決明敏雖不閱時稱為治辦除  
翰林學士免京尹領群牧使公在兩禁朝廷大事時  
蒙訪逮奏事在文集公必披誠條對一無顧慮故人王嚮  
納之羣牧司自 真皇時以國馬大事常命樞密使  
領之職司甚重天聖後海內乂安監牧多廢事積弛  
公充使乃修舉課牧之政令復沙苑東平監創立綱  
目將以廣蕃息削除諸敝經營未效遷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貢舉時太學舉人妄變文體以  
竒字僻語為高以游辭長句為贍四方學者承風而



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請行  
誠勵 上命錄公所上奏大書榜于貢院前由是士  
子知循舊格奏在文集中宰臣與叅知政事辨爭 上前  
且數日舉朝喧然公請對具白道理所處宰臣使人  
說公凡是非在公爾叅知政事今日免公明日補其  
處公駭曰此言何為至于我也所使人公素所善及  
是深責而謝絕之既而有自效于宰臣者叅知政事  
免果得其處宰臣恨公欲有以危之前當南郊賞給  
未集 仁宗深憂之三司使連坐此罷故復公翰林  
學士除三司使至則督責郊費公按京師及諸路支

給名物一一區處有備藉以上聞 上大悅諛言遂  
詘至今計司以為常例遇郊輒前上籍公初覽事吏  
白河朔榷鹽法議已定方施行公命收格翌日登對  
論此鹽筴非是唐末藩鎮專土橫賦積重五代相承  
中原窘狹鹽禁峻密民苦刑報周世宗北伐父老哀  
訴請以鹽課均之地稅而弛其禁世宗矜而從之今  
地稅益錢是也國初征利之臣請復榷鹽之法河朔  
父老詣闕叙陳 太祖皇帝問其本末法竟不行今  
日令下百姓必來訴不從實非便從而更之不若以  
特旨先罷俾軍民知惠 仁宗深為然是日降手詔



罷之河北父老皆至澶州旁河橋南向建首會謝恩  
祝延諸州以次浹而止 仁宗以諭公監事幾誤朝  
廷手詔今刻石在北京自西師屯戍事邊寢廣財用  
不贍民力大屈公大校國計上言天之生民以衣食  
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  
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  
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  
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  
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  
非高譚虛詞之可致者也因條例盈虛之由出納之

數請究其本原節以制度章數上可為精悉矣中書  
番閱經時數議而不能有所措置也郡邑賦調必寬  
為之期會故免卒暴之費庫務給受必明為之程式  
故無邀阻之患省諸刑本絕諸後害凡按之前四方  
蒙福凡所建立皆為故事至今老吏追懷南京鴻宮  
奉安 三聖御容當遣柄臣 上特俾公充禮儀使  
禮畢錫燕命公主會鄉黨榮之越明年春以目疾懇  
請解邦計 上面諭卿領大計事無關誤宜且小勉  
不多時煩卿也令宰臣陳恭公敦止之又欲正三司  
使名公堅辭又特命三部副使分受詞訟常程細務



但令諸案發遣大事乃稟白焉。仁宗於臣下鮮見厚薄之意。眷眷留公。蓋蔽志於進用。公以目痛。乃曰：「不堪一日留也。」恭公為之歎。叱曰：「祿位固有定分。即遂解計司歸翰林。仍兼端明殿學士判尚書都省。領銀臺封駁審刑太常。三月。上召兩府兩制官於資政殿觀龍圖天章閣所貯瑞物。觀畢。賜坐。陳列筆硯。上出一幅於懷。乃策問也。宣告就坐。條對。宰臣陳執中獨固辭已。而二府並請歸中書樞密院對。而封進許之。或云樞密使夏竦忌執中。以其不由科第。少文。故建此以困之。執中毅重質直。心知其然。故力辭不

對。執中本以章疏自達。真皇由此自光祿寺丞擢

右正言。若奮筆于時。二府亦自鮮能企之。及此堅辭。識者以為得體。時公出還禁林。是夕值鎖院。草麻制。

使相章得象除司空致仕。託方援紙一草。數千言。五鼓封入。仁

宗披覽。以其精贍異之。復廣所問。益為條目。是日復

中出。御禮俾盡意以對。公所陳皆祖宗典故。時

事之所要切。便宜利病。周詳該洽。上深簡在。月餘

復。御迎陽門。召兩制近臣賜坐。又面賜問目。畧云

國之姦蠹。朝之儉諛。大臣之不才者。直書其狀。無有

所隱。其設席引公自近。密邇御坐。且面丁寧。俾盡



條析覽訖當毀之保無漏言專注視公揮翰公意不欲暴人之私而迫人於險竟不如詔旨泛論大體而已奏御上色不懌初上竒公前對及御迎陽專為公發問公不才者意且即以代之既不承旨命遂中格公聞之曰吾志在納忠因而為攻奪之便豈我心也哉

前對詔策二道在文藁然 上意自此詳左右浸潤因乘間得入三司判官楊儀者以請託被劾行險者緣是以暹連引近位及朝士十餘人公與儀頗厚故亦被問獄具法官當儀罪止于請求而所累者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御史中丞楊察知臺雜事張

昇修起居注韓綜開封府判官种世材等皆註細文獨公無罪可書時執政有欲中傷者例從重議公亦罷翰林出知滁州公久處清近陟降論思忽爾無名遂補淮甸士友多相喭者公曰是奚為者諸朝士代還求官候闕輒三二年今我何勞懷郡章即安逸相賀可也沛然就郡殊無不足之色上意尋悔到官三月就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公平日與所知譚民政之體以謂獄市賦役民所以慘舒者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民知所措手足矣無苛本于怨無擾本于約時者期會緩急之謂也均者簿書



詳允之謂也故公長民布政允蹈所志凡此四事必  
 留心焉用是所至清淨吏民安之不留章章之迹久  
 必見思蓋體道之深耶先是江寧府解火及此重修  
 始成特旨命公撰記因著是說于文勅撰江寧府重  
 修府署記在文  
 中集明年冬就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徙知杭州錢  
 塘氣俗輕侈貨利湊聚號煩剝難治公終渡江望風  
 謹迎既下車訟庭肅然時清臺上言推星官占吳越  
 當災非兵即疫故命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公仲淹  
 兼浙江東西兩路兵馬鈐轄及公往代吳大疫越飢  
 故修救荒之政而人無失其所者及公罷遂分浙江

吳郡志卷之七

東西為兩路不復專統焉杭州地當衝會賓客留泊  
 百姓積苦厨傳之擾公問其然舟車入門即時致饋  
 吏卒呼課供索無時公命典庖晨一爨而已餐醪豐  
 渙民以各安其業公謂僚屬曰利害于人不繫細大  
 歸于簡便此政術也大者畏之小者忽之何有于民  
 也郡城溝瀆自吳越納土未嘗疏浚潴滯穢濁人戶  
 滌濯皆用之公視江閘方潮退時高下甚遠因暑雨  
 集舟百餘艘蕩諸穢水發閘瀉出之流惡至富陽乘  
 潮納新水溝瀆一清城中相慶凡諸施為舉從便利  
 錢塘人著之風謠至今頌詠未幾丁太夫人憂郡人



哭送郊外戀戀不忍還親舊聞公護喪且歸南都為  
于高麓陽翟擇葬地以侍公至南都謂鄉人曰三代  
以還諸侯各世其國未聞宋公葬于鄭曾伯葬于許  
也若以許鄭水土深厚為善宋曾淺薄為惡則許先  
曾滅宋後鄭亡兩漢之間州鄉著籍魏晉以還封壤  
分裂衣冠始有僑寓矣吾親知有睢陽函內外姻族  
松楸相望也吾未知陽翟所在奈何委親于山麓而  
與妻子自安鄉土哉此地雖淺薄吾將累甍為坎窞  
而下實之以土免崩頽漂浮風水之患蛇鼠狐狸無  
自入不亦善乎遂以此竟襄事今宋人舉用此法遂

以成俗諸近郡縣稍稍放此咸得安厝之宜服除還  
舊官是歲上郊陽丘陳丞相問公得無民間利病

可布上之恩德者歟公為陳王幾稅賦之重及請

減定刺配刑名故赦書及之幾縣兩稅特于元額例

減三分永為定式及據續降勅刺配條詳議減除

五年赦勅俄兼翰林侍讀學士除奏鳳路經略安撫

使知秦州時秦州蕃部有叛者斷古渭路都總管張

昇舉兵討伐副總管劉渙不稟令互有論奏故並內

徙而以公代昇公請對曰邊有兵事即合用典法昇

與劉渙自有階級今乃更相論奏又兩罷之昇既自



失主帥之體渙有不稟節制之罪校量輕重律令具之臣往代昇何以御偏裨論列再三不受命故但從渙而昇得免特朝議以陳許滑鄭曾為輔郡增兵防上命於學士久次途中選守臣故公遷尚書禮部侍郎知滑州以三月赴上七月遷戶部徙益州兼益利路兵馬鈐轄戒路至陝逢本路走馬承受張勉入奏廣南蠻賊儂智高誘扇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坤維大擾比至岐下朝廷具事宜促行相繼錄下蜀中部司州郡奏報甚急宣發秦渭兵馬轉送器甲絡繹閣路過兩當驛即入川界州郡役民夫夜築諸城路縣

弓手輒增三倍團結晨夕訓閱比及綿漢城皆啓閉不以時民結壇社相約保險嫁娶不復待年窖藏諸諸物譌言相驚動危紛然徑至府已視事即日下教所部諸所增弓手築城役夫即散遣之告諭州縣察諸言語相恐禁止諸嫁娶不如禮者解諸壇社

清壇蓋私與盟約

值上元觀燈日夕設盛會因大啟城諸門

謂之人

三夜不闔民心乃定徐究傳言所來乃邛部譯人欲軍馬集境上規商販之利追其造謀者戮之餘投之湖湘間乃具奏歸秦渭戍兵還器甲于岐雍蜀土又安如初蜀父老相傳 太皇時李順王小波以甲午



年作亂故蜀人識之以甲午年為惡 仁宗每以為憂癸巳歲夏程戡自密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領益州面諭此意且曰無事歸朝寘卿二府明年七月以叅知政事召還而公代之及公定蜀正甲午年也初張勉入奏中外皆聳公初授朝命委之經畧即上言雲南去蜀險遠久不與中國通諸蠻雲南為大智高窮賊豈應舉國從之此殆虛言然因民之擾亦有以致動亂惟宜靜以待之既入境比下車處置安寧俄而平安奏至兩府共白鎮撫得體 仁宗為之動色稱歎龍圖閣學士王贄授瀛州過闕 仁宗遇贄素

厚公在中司舉贄御史 上記之問贄張某卿舉將也因及益部之事咨嗟久之曰昨深解朕憂人之才當於所為觀之爾蜀人圖公像於淨衆寺眉人蘇洵西州名儒為公祠堂記秘閣校理知邛州李大臨方雅士也為公畫像贄所述皆足傳信矣于時儂蠻逋誅實逸在雲南故謀者乘而扇動後此蠻竟為雲南所戮先是智高母妻子皆執在京師猶存欲以招智高公奏至始伏法坤維方面險遠蕃鎮最為雄大故朝廷假之權重民有姦暴得法外彈治事有艱急得便宜裁處或謂公前牧守必以威嚴操下公曰等王



民也何事為虐治如內地未嘗遠徙一民故蜀人至今懷感在蜀幾二年以三司使呂還公既對未嘗言蜀故意在復請一麾不樂主計時 仁宗違裕初平重煩 上聽遂就職向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人用告困公為奏免橫賦四十萬貫足又減鑄興嘉邛州鐵錢十餘萬緡人賴其惠公慶曆中總邦計倉庾軍儲足支三年馬粟備七年及此嘉祐初中間十年軍儲減半馬粟終備一歲因上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朱溫受

封於梁因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中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之籬之固本根無所庇也 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給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仰食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重最急因列畫漕運條件十四事奏上時富丞相為 上宣讀且開陳其說是日留十刻侍衛



至跛倚且曰此國計大本非常事也公至中書文丞  
相曰慶曆中公在三司所陳邦計二奏中書每議財  
策必按以為議本于時公在杭州已得旨召公復主  
計值公服憂而止公凡議論固有本末未嘗徒廢十  
四事一如條畫施行奏京師軍儲在文集後五年公過都問  
三司舊吏自行此法倉儲足支五歲餘矣公在三司  
文移之下諸路者輒減半廷無妄訴獄無留繫天下  
無暴賦其愛利所及博矣就省遷吏部侍郎以目疾  
屢請解輒降璽書不允再閱歲始得請遷尚書左丞  
還端明龍圖二職出領南京留府奉親輿歸里舍未

甚遷工部尚書領秦帥申前命也以親老迎侍不便

辭章三上三詔不聽

表及在文集

先太師謂公曰君命當

爾取必即顧吾任騎乘汝盍行矣公始受命到闕屬

盛暑仁宗特旨令俟秋涼以行便親也秦壤接夏

戎統押洮涼邈州大首領朝廷制詔但名喃厮囉久

矣中外莫知其所謂始詳究得其種族名號住坐遷

徙城邑部落備錄以聞二府中多歷秦帥者亦未嘗

聞乃曰付之史官西羗一傳備矣

奏角厮囉政令嚴事在文集

簡卒乘輯和時夏酋諒祚驕僭遣使至朝廷乃稱宣

徽使而其介以侍御史知雜事大點集戎騎立寨近



筆築城城秦鄙也旁邊番戶多投匿山林公料閱軍馬聲言出境以安屬之心實未嘗興發也當言職者有憾于公謂公輕舉當國者乘便欲危之一相云邊臣謹守備職爾何論焉有備無患軍政所先寇至而不戒何以固吾圉師不出營何輕舉之有上亦素察公所馬故言者不得逞初命公秦有旨除宣徽使間言旁發故除冬官且有後命再任除之及是故不悅者將撓廢前命公聞之曰宰相者時來即為於我乎何有即懇辭請解官奉親歸里侍養故復領南都留府 英宗即位加禮部尚書自此數以歸養為請又

徙陳州過都值 仁宗神主祔廟故止陪位因留判尚書都省未幾請知鄆州州北大澤自青齊間有河入焉公私舟楫往來相屬至壽張縣河分二派其一近南安流徑易其一近北回曲岸多石湍激分十里許復合有土豪甲氏居回曲處積姦蔽漸塞湮南道舟必由湍激騰剝重載僦人牛以輓之而甲氏專其利公因歲飢出倉粟募人疏濬日役千工出穀三千斛次旬而南道通逮今公利獲便刑部郎中李師中撰記刻石存壽張未幾加翰林侍讀學士徙知定州本路安撫使公以親老復請歸養改徐州以舟行侍親為便故受命明



年春召還翰林充學士承旨遷刑部尚書頃赴東平  
 登對 英宗愕然曰吾藉卿名久矣不知卿乃在朝  
 令何自為郡公曰臣向領陳州過都屬 先帝升祔  
 陪位因少留無職事故不敢見今奉辭亦思効涓塵  
 出奏牘言時政要務此篇在顧問再三業已外除意  
 若有悔及徙徐州屢語執政俾召還凡三沮止最後  
 語云吾在藩邸時覽其所著芻蕘論及所對賢良策  
 於時務該洽矣以此典誥足揚朝廷光采沮者察  
 上意堅始奉詔及入見 上具道此意慰撫甚厚且  
 曰聞卿親老當內直時或文字稀少出宿可也 上

自在藩邸好學喜文辭即位後兩制代言多不稱旨  
 故喜於公還每覽詔命謂知制誥蔡抗曰老筆自別  
 一日登對 上問公吾昔觀卿著述知於治道留心  
 所謂治道其有體要歟公曰治道固有體要何謂體  
 要曰體要在乎易簡其說云何曰易簡者天地之理  
 而賢人德業之所由出也因為 上開陳繫辭一篇  
 之意 上曰何所施行而得至於易簡曰本于神明  
 爾誠則易明則簡誠明者君子之性也誠則易知而  
 有親明則易從而有功故其德業可久可大其治天  
 下何啻乎視諸掌矣是日顧問甚久 上曰吾昔在



樂全行狀  
藩邸列于朝位望兩制近臣以為皆天下之選自即  
昨方見其奏事或常常爾不惟兩制執政中亦鮮有  
發明者今聞卿所譚方知有人矣 上起宗子及纂  
御深自謙抑自宰臣以下未嘗名但呼官館閣諸生  
有得對者亦止呼學士公從容白君尊臣卑國之大  
體君前臣名朝之常儀肅權綱正憲都治道之本待  
下之禮太過非所以隆堂陛明等威 上自此羣臣  
稍正名文有奏劄子在文集子公前在禁林修玉牒屬籍及此  
再還內制復司宗籍見近歲宗室藩衍其賜名者率  
鄙惡蓋四聲諸字取用已盡宗室在亡已千餘名以

音同相避一字即餘字悉廢公請以服屬疎近其賜  
名音同字異者不以相犯回避由此宗子還得雅名  
英宗屢稱其善云張某可謂知救時敝者矣有奏劄子在彙  
上深患官冗令兩制集議以清其尤濫者向兩省官  
議事多異同不能折中詣理及是公為兩禁之長事  
必舉正於中朝廷賴其裁定諫官李受請對論冗官  
之敝 上曰此議屬之張某卿若別有意見可以語  
張某擇所長而處之也李端愿對亦及此仍令端愿  
至學士院宣 上此意樞密副使胡宿請外補出杭  
州翌日中書請除人 上曰張某宰臣復就沮之而



難拒。上意乃曰：向者常議樞密院本有武臣一員，久闕不補，今請用前議以復舊典。即歷數武臣三數人至郭遠而稱其可用，除遠簽書樞密院公事。他日公因對，上曰：罷胡宿，本欲用卿中書，每不為卿地。至如議用武臣，中間除呂公弼樞密副使時不舉，前議則其意可知也。公曰：自仁宗慶曆後，擢用二府必與宰臣參之，臣知事君爾。然所守有年歲矣。十一月，英宗違裕，十二月漸劇，二十一日召公入福寧殿，上憑几受音冊。今上為皇太子，翌日宣麻，盛傳制辭下四方。公至中書執政，皆言皇儲建立國之

慶典得公制辭，足以增華儲邸流芳史，謀矣。皇太子上辭表，公批答至儲宮，太子讀之，稱善。宮僚皆誦之，莫不歎美。公受勅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方討論大典。英宗升遐，皇太子即位，翌日公首見，召對於側門，議加恩宰臣宗室。公因言：仁宗晏駕以在位四十二年，凶禮闕倉卒，綿蕤事多過制，郡縣更成勞擾。今請詳酌裁定儀典，稍從簡便。上曰：朕思之，但奉先之禮裁損非宜。公曰：請申明遺制，固云應山陵事，並從儉約，能奉先志，可謂天子之孝矣。上拊髀曰：卿言甚有以發朕心，即傳宣中書差官就三司



置司省諸冗費不急之物公私稱便焉以即位推恩  
遷戶部尚書時國家荐有大故內外賞給發及積藏  
英宗登極頒賚尤廣公率近侍之官請從裁減故自  
宰臣以下宗室戚里例損十之七八省費不貲在文  
集公在內禁制詔命天下莫不傳布 英宗廟號  
謚號祧遷之議諸大手筆皆公撰定凡所損益莫不  
折中皆在文諡議廟制故 今上眷禮尤重常問方今政務  
所先陳治道大體集在文國計大本論國計事是謂守  
位曰仁聚人曰財 上曰此可謂政務所先也公所  
陳國計極詳因曰陛下何以圖之 上曰責之二府

吳興陶氏鈔錄

爾公曰得之矣既付二府每旬浹輒一詰其施行條  
理故二府亦莫敢懈稍稍措置所補亦不淺矣四月  
叅知政事吳奎免是日公適對 上語之故且曰朕  
志先定登卿政府公再三遜避 上曰卿歷三朝可  
謂獨立傑出知卿不結交黨左右莫為之先今朕首  
舉卿以自輔尚何辭之有既而語及韓琦久在告其  
意保持奎奎免必不復起公因言琦雖挾愛憎然有  
勲王室進退之禮宜盡恩意 上深然之為親札手  
詔敦諭琦還奎於位以慰安之 上好文章從容問  
及古今制詔優劣公曰王言以簡重為體西漢制詔



置司省諸冗費不急之物公私稱便焉以即位推恩  
遷戶部尚書時國家荐有大故內外賞給發及積藏  
英宗登極頒賚尤廣公率近侍之官請從裁減故自  
宰臣以下宗室戚里例損十之七八省費不貲劄子在文  
集公在內禁制詔命天下莫不傳布 英宗廟號  
謚號祧遷之議諸大手筆皆公撰定凡所損益莫不  
折中諡議庶制故皆在文集今上眷禮尤重常問方今政務  
所先陳治道大體集在文國計大本論國計事是謂守  
位曰仁聚人曰財 上曰此可謂政務所先也公所  
陳國計極詳因曰陛下何以圖之 上曰責之二府

吳興陶氏鈔錄

爾公曰得之矣既付二府每旬浹輒一詰其施行條  
理故二府亦莫敢懈稍稍措置所補亦不淺矣四月  
叅知政事吳奎免是日公適對 上語之故且曰朕  
志先定登卿政府公再三遜避 上曰卿歷三朝可  
謂獨立傑出知卿不結交黨左右莫為之先今朕首  
舉卿以自輔尚何辭之有既而語及韓琦久在告其  
意保持奎奎免必不復起公因言琦雖挾愛憎然有  
勲王室進退之禮宜盡恩意 上深然之為親札手  
詔敦諭琦還奎於位以慰安之 上好文章從容問  
及古今制詔優劣公曰王言以簡重為體西漢制詔



典雅深厚辭約而意盡故前史以為漢之文章與三代同風以其與訓誥近也臣才學空疎愧無以發明聖意亦庶幾取其爾雅而已翌日降賜宸翰稱其書詔褒嘉殊重時蒙訪逮或見特召一日謂公曰卿所上封奏其精切者朕置之卧內時省閱之九月英宗時主入廟忽夜召公入以宰臣韓琦罷議除拜恩典因命公叅知政事時公以親疾在告固辭上曰受命以慰親之意亦庶於有瘳也徹御前雙燭送公歸院是夕別召知制誥鄭獬夜就起居院草公制面諭贊辭之意獬所草辭除書皆上所授故事自知

樞密院除授皆中書得旨以辭頭授當制舍人具草未嘗夜召也惟親王將相大除拜乃召面授命節旄亦多用熟狀翌日制出公在告宣入即時中使召赴延和殿告謝公立殿門外以親疾自陳促入宣上殿慰諭久之公請候親疾良愈受命不許近璫即送赴中書先一日韓絳劾亢除樞密副使次日公與趙抃並命又次日內殿起居閣門儀制兩府以先後入為班次班退宣閣門使上親定班著以公為首絳次之抃又次之亢又次之至政府之次日宰臣議以王安石補御史中丞公曰御史中丞秉國憲度安石以



樂全行狀  
經術為名自處高難居繩檢之地趙公抃亦以為然  
竟止未幾太師捐館 上聞震歎遣內司賓臨奠近  
璫數撫問賻賜尤厚後每語及即嗟惜命虛此位不  
除人以待公安石預政與公志趣不同又聞中司之  
議沮乘公執喪之間眾口交爍服竟乃除觀文殿學  
士知西京留府遣使臣齎勅告帶馬即家以賜旬餘  
中批令赴闕朝見公既入對懇請南京留司御史臺  
上慰問移晷且諭公可以宣徽使留供職公堅辭惟  
南臺是請翌日乃除判尚書都省領集禧觀公復請  
對免不受勅 上曰朕留卿卿堅辭卿所請朕所難

從且若之何藩鎮惟卿所擇歷問公太原雍河陽許  
青鄆孰便公曰不得已願為潁州 上曰潁支郡公  
曰潁實佳郡自舊相皆領之曰孰與陳公曰向經新  
行經國重戚也 上曰經之移徙易爾遂領淮陽公  
因面言臣被恩特深當微有以展報也 上曰甚善  
因探懷出單奏具言近聞朝廷置條例司開端創意  
且大為改作若一司一務有所釐革縱有過差後皆  
可復而國之大事在兵與民不可易議也師旅興發  
患必在後民心動危安之實難夫兵為凶器戰為危  
事不可玩夫民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不可忽故



樂全行狀  
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焚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願 陛下謹守 祖宗之法以保泰山之安時熙寧三年正月條例之議始行故公因對及之退而謂親友曰吾此得見亦不為虛至矣奉辭 上問且少留否公曰今出都門行矣既下殿不復至私第乘馬即戒路聞後有賜亦不及也在陳一年餘慶州有叛卒太上御名亂聲勢動關中本路轉運使沈起傳檄所在兵官縣尉各集兵境上防托介冑持兵村落皆擾民大惶駭州縣展轉騰報急如星火公發檄止之故自陳以東皆安靜且具以聞 上以付樞密院頒

吳興自天少錄

下諸路兵方散顧謂二府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器慮矣近臣登對者必語及之特旨舉堪諫官者二員公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或止公公曰吾知舉堪諫官者不知其他也時監司官有苛深者事小嫌輒別推一州至設三教禁官吏多被檄推事州縣患闕官陳州置推四所速者猶淹半歲追逮證驗數千里外道路輿曳或在禁疾病寒暑瘦死間有之公條列上聞司官被問郊霈得釋朝廷因立約束頒行天下諸路推獄由此不敢妄作刑禁以清公在西軒聞築者謳聲甚誼問馬曰民為張太尉太上御名廟公遣視之



男女奔走以輸財力材甓貨食充積他日國忌僧寺  
行香堂後門闔下見畫像公問左右曰唐趙太尉也  
公曰巢寇亂陳今郡城北春磨寨遺跡在焉其毒可  
知也趙犍守孤城以罷兵無日不戰竟全此州能捍  
大患而不廟食張侯何者今有席在京師封靈應侯命徹張侯廟  
夷之籍其貨用送官立趙太尉祠堂于寺中至今官  
吏以時薦常事陳人皆奉饗石記在寺祠堂前諸路司官所  
興功利長吏皆不預聞公曰吾衰矣且素不能事人  
盍歸歟以全所志故復請南臺不許又累請遂解州  
紱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先受命即行掃舍掩闕罕所

吳興陶氏鈔錄

通接坐忘遺照游方之外矣所居

太上御名

虛堂題曰樂全

蓋取莊生云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  
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號樂全居士謂知  
交曰一丘一壑盡在是矣中外屬意朝議謂公必尋  
起或謂公朝議如此公將何如公曰吾進不求合退  
不為高今以病故爾何敢慢命也樞密副使蔡公挺  
里人也上時問公動靜時宰知指欲就除南都公  
揣且別有除謂蔡寧就陳遂授陳州未幾夫人卒因  
請易南都便葬又徙南都上諭宰相韓公叅政馬  
公張某可令過闕二公因所親通旨遂入覲閣門新



制應見而當對者並待次次日早宣令對已退朝不  
果對又次日方對慰問留數刻語舊甚悅曰先帝  
常說卿不立黨友所居竹冊門常掩或終日無一馬  
出入因曰且以宣徽使奉朝供職懇辭不敢當宣坐  
賜茶前殿罕嘗賜臣僚坐既退上語左右張某氣  
貌可四十許人爾俄有旨下閣門前兩府見辭日即  
對不得以班次隔遂著令是夕御筆批出令赴南  
郊陪祠執政者以為大臣得請有陪位今令陪祠特  
旨也即當攝事乃降勅攝侍中又攝太尉皆見執政  
所承攝之職也前一日宣德門肄業儀公端笏挺然

進止詳整樓前萬衆無不屬目冬假未開先投牒奉  
辭上恩眷既隆前嘗面諭令時對來公不敢數  
上意候假開且有除拜忽覩奏辭見班而公名在焉  
訝之夜半降一幅批張某三字付外在韓相所中書  
早叅令改宣徽使判應天府及入辭上曰已有命  
懇辭不可居數日閣門促受勅告謝公請先對後謝  
有旨令先謝後對蓋絕其避免也因陳宣徽使必由  
寄任而除向臣以私便請南都今授重官歸鄉里是  
啓僥倖之路上曰此朕意未之思也卿自持誠得  
體青州重鎮也大臣臨撫為宜面諭輔臣咨嘉稱有



樂行狀  
風節改判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延和殿告謝宣坐  
進茶 上問卿知邊事祖宗時所以禦戎者策孰長  
公對軍旅之事雖未之學歷代史冊所著得失成敗  
亦可言之矣本朝 太祖專務擇人以安邊保民不  
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  
用其酋豪使之承襲以固疆圉而選驍將如董遵誨  
捍環州一路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並久于委  
寄至十餘年不徒優其給賜寬其文法使佚樂自恣  
以收其力用故盡 太祖之時無鄙上之事 太宗  
既平并州因兵勢遂欲收幽薊不克乃與契丹交怨

吳興甫氏抄錄

邊難無歲不有曹彬劉廷謙傅潛等皆大失亡至各  
十餘萬人又遣李彝興馮暉之族內徙以取其地因  
是致繼遷之亂三邊大擾朝廷旰食後有蜀亂以至  
憂勞厭兵然悔無及矣由是觀之其禦戎之策得失  
明矣 真宗初趙德明納款西邊安靜及澶淵之行  
北虜講和軍士解甲及今七十年生民安于富庶可  
為盛德大業者矣近歲以來頗聞邊臣獻開拓之議  
此實進取之人佞倖立功以干賞蹈利恐非國家之  
遠慮惟 陛下思 太祖之善制鑒 太宗之失策  
謹 三朝之好以乂寧四方撫育黎庶 上曰慶曆



以來事卿知之乎元昊初効順如何待之公對元昊効順時臣為翰林學士其誓詔封冊皆臣所撰因具言其本末 上曰爾時卿已為學士即可謂舊人矣又問慶曆初契丹泛使來常見富弼言於時兵在境上志必南侵竟以金帛餌之而退其謀果何在公對當時蕭英劉六符來使乘我西師之屢挫知朝廷用兵之困胡虜貪倖故來渝盟臣當時充諫官亦曾上言竊料虜情餌以金帛必解何以言之自和好以來虜兵亦自驕惰其貴近安于侈佚其下無由自振故生事以邀功而圖富貴此人之常情也今虜中猶有

吳興陶氏鈔錄

舊臣如馬保忠之比虜中尊重其為虜謀必忠今若受金帛而解耶律氏之利也必棄交好兵群虜之利也於時 仁宗命宰臣呂夷簡樞密使晏殊於殿廬中置酒與議事蕭英自言兩朝和好乃是好事豈願更見兵革耶又自言虜中事頗漏其情六符變色目之及歸英竟以此獲罪由此觀之乘利而動得所欲而解其謀止于是矣因言今間泛使復至願 陛下為社稷生民計所議更且深加含忍今河朔荐飢民多流散財用不給糧饋空虛以至將帥之臣克堪整衆者實少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時泛使蕭



禧頗黠猾恐對 上禮有慢者或不能容故公深以為言 上曰兵凶器戰危事朕念慶曆中虜再和之後中國遂以自安不以凌侮為辱亦不復忍戒備以善於後故朕今者除戎器訓軍旅非有意于興舉至於不得已以為應兵爾公對此魏相所謂兵應者王兵貪者亡然應兵者謂兵禍之已成也及其未成消平其患乃善之善者也公向在內禁 英宗大漸召公至福寧殿憑几曰來日降制冊御名為皇太子語少力公請紙筆書僅成公以不敢藏之私室至是袖之面納 上曰何者公曰先帝御札欲閱之公曰請內

中披展 上泫然以付侍璫他日論曰卿所納 先帝親札乃憑几末命此真可謂之顧命矣公不敢當專乞赴青州對下 上遣近璫就班次宣謂卿可候過正旦朝辭次日中批俾就都亭驛押賜遠使御筵都亭押宴常以兩府官未嘗有外官主之 上曰卿舊望館宴可與戎使開懷譚話不與新進者同矣元日館宴戎使甚恭曰敢問押宴宣徽貴壽公言年六十八四人皆贊言公顏全不動公慶曆初嘗使虜是四人中必有曾見公者既而切切胡語久之蓋以公使虜時戎主有異禮虜中紀之迨今三十餘年不意



今猶在朝也既暮上馬羣虜皆擁堂堦聚觀望公出門乃散甫過元日請辭赴任面奉旨今過上元上親諭閣門使張某且赴常朝過上元又請上曰青州無事且知州滕甫見在任卿可留過同天節公對同天節猶遠臣久留京闕乞且赴任上曰卿老于朝廷典故朕且欲時相見眷諭再三是夕中批令歸本院供職公以為宣徽使留京師惟國之重戚文臣未之有此且滙懇竟不許面諭曰宣徽院無事留卿有以訪問非但供職而已屬春宴虜使蕭禧在路公請待禧到同此宴上語及禧來為河東疆事諭示

甚悉公奏

仁宗朝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已曾來辯

朝廷討尋本末令館伴王洙等具言扈詞屈遂錄節目付扈公猶收洙奏草遂以上之禧當辭偃蹇吏晨夕促之不入公於殿屏與樞密副使吳充並立謂充虜使留館禮遣之不行俾主者日致饋而勿間命邊吏以故移告虜可矣充以此入啓上然之居數日禧果自請辭上曰朕為卿自詳事體兼一職乃除中太一宮使面諭宮新成國家所嚴奉故創置使名公對臣此入覲已荷顧遇之深南都之命且引年矣念他日莫復望清光本志一謝恩春即行非為官職



來也願不以進退累 聖懷臣自安分因辭宮使降  
詔不允 上數言卿可謂顧命之舊矣常求補外得  
無在朝有所好惡者歟公曰君前何敢隱臣實未嘗  
與人交惡也閣門儀制宣徽使奏事辰牌上即赴後  
殿公每對遇報辰時 上必有旨次日午前殿對未嘗  
隔欲後殿也蓋其禮遇不以常制待之親知或勉公  
曰公得君中外莫不知盡體 上意數辭非宜公曰  
所謂得君者謂行其志也余於國既無補又懷思而  
求容以傷君之明是重得罪也引身而退有以遠恥  
辱是亦一介之守也生日中使賜餼醪見任二府有

此賜宣徽使不及此異數也奉朝風退門無雜賓久  
之復丐徐充一郡遂不入 上遣近侍就宣見問卿  
志當自疎外何也公對大夫年七十而致仕禮也臣  
年已迫幸得請冀便于告老 上曰卿殊未衰何謂  
年之迫也公曰譬之土木偶外若可觀中實乾朽  
上曰禮有不得謝進退不在朕公曰不得謝君所以  
加優老成者然亦不屬以煩重之事矣 上曰年至  
而任煩重者固有之矣公曰天稟特異不謂無之大  
率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老中間三十年是為一世  
天之紀也物壯則老人之精力年至自應衰龜勉從



事顧祿位者為之臣雖戀戀於聖朝豈敢忽於名  
教次日中書總奏事上曰張某朕再三留而請不  
已須從之因議恩典或有異言乃易宣徽南院使加  
檢校太尉有謂公上殊憮然有不足之色遂判應  
天府授命登對上曰卿請已確此命朕深不得已  
玉色不怡久之辭曰特賜方團帶宰臣解政除使相  
有此賜餘無前比優恩及于私室辭後數日有長星  
見于軫犯左右轄掩其中星沙星上避正寢降禮  
下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時事得失疏留中到南都適  
高麗使人過府先有制夷使所過長吏迓送公上言

吳興陶氏抄錄

宣徽使班秩同兩府夷使陪臣也禮太過特旨罷迓  
送止令通判承事使人來謁見即與復禮時使相之  
在揚州令揚令依此夷使入謁退而謂中使馮宗道  
通判韓晉卿李鈞曰某在本國聞名久矣不意今日  
於此得叅接也廣西守官侵擾諸蠻交趾乘釁大上亂  
破邕州廉州大殺掠南裔騷動朝廷命師出軍稱十  
萬二廣湖南至江西調夫輸送發陝塞勁騎往討公  
上疏論其事凡十條大意以謂古之征蠻未嘗舉大  
眾以其岩壑深阻水土風氣惡今為大舉銳士難以  
久於瘴鄉突騎不能馳于島徑蠻走險兵不得用謂



宜選史綏集止散保境徐以謀取之為善疏上師已  
出境以癘疫兵夫不可留而還時司農總制財利之  
條令典其職者間或非其材舉天下之祠廟令比諸  
坊場河渡歲入貲而專其祈祝之事公時守南都上  
言闕伯封于商主大辰之祀微子始封于宋宋者國  
家王業所興而又以火德王奉祀尤嚴至於張巡許  
遠南霽雲前代忠烈之臣廟食於此俾無賴之民得  
干黷之殆非朝廷之議 上覽奏筆批曰慢神辱國  
無甚于斯使執政推究其施行之因實未嘗經朝廷  
之議有旨前主判司農嘗遇此事而不發舉者以輕

吳興陶氏鈔錄

重加罰申命天下一切罷之公身在外覩諸利害輒  
言謀禁錢無出邊關復銅禁高麗使人到關初無防  
遏恣所適公請絕其利私游凡有便宜必以聞再閱  
歲年七十請老章屢上每賜詔不允王丞相以 上  
意諭公所親以為雖百請必不從公致意相君姑就  
散地可哉相君為言乃除東太一宮使府罷就第遂  
屏人事惟趙公叔平老在鄉間往來未嘗他適也僅  
二年復請致仕又三請詔止之最後 上以章付執  
政令召知制誥李清臣至中書宣諭以公懇謝之意  
且令誥辭著公先預升儲事故命書具及之以宣微



南院樞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遣使臣齋誥勅至第  
賜之聞蘇軾下吏思有以寬朝憲上言昔晉囚  
叔向于時祁奚老矣乘駟以見晉君開說而釋之不  
見叔向而歸示公言也軾以刺譏為罪加譴而免囚  
有以慰士大夫之望公坐軾亦罰金自是屏居一齋  
方且齊死生不但遺寵辱也回首風塵莊生所謂雀  
蚊蚋之過乎前矣襟量坦夷無城府不逆詐不匿怨  
性不喜為聲名故未嘗有所矜治標飾其于毀譽蔑  
如也性不好交黨故未嘗攀援結納其於人事泊如  
也性不樂權利故未嘗希時取容雖事君常禮不懈

吳興陶氏鈔錄

而已其於進退恬如也所讀書專於六經讀史但觀  
太史公記班固漢書以為猶足以傳信也暇時頗樂  
老彭導養之術閱佛典楞伽淨名而得其理每曰儒  
之誠明道之正一釋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道求  
諸己以正性命而已矣公既兼內外之學由是天下  
以通人推之故頗僻詭邪不接于心術愛惡哀懼無  
自入矣凡歷官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太常  
丞右正言諫議大夫給事中禮戶吏部侍郎尚書左  
丞二禮刑戶部尚書宣徽北院南院使檢校太保太  
傅以太子少師致仕歷職直集賢院知制誥史館修



撰翰林學士龍圖閣翰林侍讀端明觀文殿學士在  
朝知諫院登聞檢院糾察在京刑獄太常寺兼禮儀  
事吏部流內銓審刑審官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尚書都省昭文館秘閣秘書省宗正寺修  
玉牒官提舉集禧觀羣牧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權  
三司使正三司使叅知政事宣徽使中太一宮使間  
授命修日曆唐書樂書契丹國信使館伴押宴知貢  
舉南京奉安三聖禮儀使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外  
任知蘇州崑山縣通判睦州知滁州江寧府杭州滑  
州益州應天府秦州鄆州徐州陳州秦再除而一赴

吳興陶氏抄錄

陳五除而再就應天四除而三至西京鎮定太原永  
興青許皆受命而不行大約所歷藩鎮至則清淨去  
必見思抑可知其中外踐揚之風迹矣文四十卷  
號曰樂全集內外辭制雜著二十卷曰玉堂集元祐  
六年歲在辛未十二月二日精神不動寂然順化享  
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官其屬五人  
其配永嘉郡夫人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有學識婦  
道順而正母德慈以均晚年明性理其歿也有異別  
誌載之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並太常寺太  
祝皆有文學行義並先公以歿季曰恕克自修立保



家之主也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樞密副使挺之  
子次適右朝奉郎王鞏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素之  
子季嫁而復歸以元祐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  
城縣孟諸鄉之南原從先塋也右謹具闕閔功狀上  
太常

考功請議諡及上

史館以備編錄

年 月

日 王

鞏

狀

張樂全先生行狀



